

俠鳳奇緣  
天福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91B

小俠情  
俠鳳奇緣下集二

第三十四回 知恩報恩義士在難中遇着 入險出險將軍從天外飛來  
叵耐那蕭楮卿早從雙統領身畔輕輕遞過一箇封套來便素君寄來的家電  
上面敘着出獄入都督府辦事的話（楮卿可殺）雙統領拿在手裏從頭至  
尾讀了一遍勃然變色狠狠的從案上擲落在地交給鳳琴閱看大聲喝道這  
封信函不是你家投入叛黨的實據天下沒有個父親甘心投効亂軍兒女轉  
能盡忠大清的道理瞧不出你年紀雖輕居然利口喋喋本統領幾乎被你瞞  
混過去你此時更有何說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先將你家姊弟明正典刑然後  
本統領再帶兵西上剿滅賊巢不愁你那個謀亂反叛的父親不懸首市街爲  
將來逆黨炯戒今日權且讓你苟活一夜一俟將你的兄弟擒獲到營一併鎗  
斃左右何在快將這廝母女寄押營倉好生防衛還防他黨羽衆多前來劫奪



要緊要緊（說得如此鄭重好笑）……鳳琴此時更沒有話說被一夥人擁入營倉却看不見母親何往想是母親並無死罪所以不同自家羈押一處轉把一顆心放下來（不怯自己之死只慮母親不生是好孝女）只是適才聽見雙統領口氣要將他兄弟壽琴捕來一齊辦罪轉嚇得粉面失色癡癡的坐在一旁籌劃……凡是軍營規矩所有女犯却不交給軍士看管其時雙統領已命人向元和縣裏索了兩名官媒婆過來伺候另有一名官媒婆業已去看管薛氏鳳琴身邊一名官媒婆年紀約莫不過三十幾歲是個山東口音他自家告訴鳳琴是郁王氏他丈夫現在巡防營裏充當什長名字叫做郁金標（此等處人驟讀之初不知其何指不謂此間尙生出妙文）捕獲鳳琴的時候他並不在其列及至將鳳琴捕獲到營經雙統領審問知道他的父親是韓素君郁金標便有吃驚的意思郁王氏在元和縣裏充當官媒婆已不止一年雙統領命人到縣裏喚取官媒婆的時候郁金標便暗暗授意給去喚官媒婆的同夥

務必將他妻子喚取得來。咱有用他的去處。郁王氏剛走入營。郁金標早將他引過一旁。低低囑付他好生看待這位小姐。你須知道這是咱們恩人的小姐。無論這小姐生死如何。咱們能盡得一分心。須盡一分心。不可使小姐在咱們營裏受了委屈。——知恩報恩。雖在郁金標。尚且如此矣。所以寫郁金標者。將以愧馮子澄。蕭楮卿一千人也。噫。——他妻子笑道。你幾時受過這小姐父親的恩來。巴巴的將這趟好差使來調劑我。郁金標嘆道。你通記不得了。你可知道那一年。咱們夫婦兩口子流落在漢口的時候。舉目無親。衣不。就。身。食。不。就。口。凍。餓。得。幾。乎。要。死。不。得。而。已。咱。便。同。你。想。了。一。個。法。子。假。說。母。親。死。在。船。上。無。錢。收。殮。還。寫。了。一。張。冤。單。鋪。在。地。上。你。頭。抹。白。布。低。着。頭。假。哭。可。憐。這。法。子。雖。然。想。是。想。了。淒。風。冷。雨。坐。了。好。幾。天。也。不。曾。有。一。個。人。肯。來。憐。恤。咱。們。瞧。着。熱。鬧。的。人。倒。還。不。少。看。一。會。便。都。跑。了。還。有。在。背。後。議。論。咱。們。是。裝。出。來。哄。騙。人。的。咱。其。時。心。都。急。碎。了。好。容。易。等。到。第。五。個。日。子。上。方。遇。見。這。位。韓。老。爺。慨。然。從。

袖。子。裏。掏。出。一。張。鈔。票。賞。給。咱。們。咱。同。你。歡。喜。得。了。不。得。只。是。恨。着。這。位。韓。老。爺。不。知。聽。了。誰。的。話。也。疑。心。咱。們。（我在此時，便恨不得去告訴郁金標，疑心你的便是蕭楮卿，不知郁大哥感想又如何也，一笑）他思量跟着咱們一齊到船上，咱一者是防他真個瞧出破綻，二者實是因窘迫不過，又看見韓老爺懦弱，可欺，遂不得已，在後湖馬路上施了一頓毒手，將韓老爺衣服同戒指金表一咕嚕兒都搶得到手，後來你還抱怨咱不該如此，刻毒其實，咱心裏那裏過意得去呢？只有對天發了誓咒，萬一後來遇見這韓老爺，能報答他老人家，的地方，雖叫咱赴湯蹈火，咱也不敢違拗他一句，後來僥倖碰着咱們同鄉方大哥，在這蘇州營裏吃糧，寫信將咱喚到蘇州，也帶入營裏去當伙夫，如今可憐也，巴結到做了什長了，平日間只要偷着空兒，咱甚麼去處沒有去訪這位恩人，只是訪來訪去，總訪問不着，這恩人姓氏，咱心裏恨得甚麼似的，只怪這老天想是不叫咱報答恩人了，這一顆心，總放他不下，鎮日價都有些昏昏頓

頓的一般（是好郁金標，世果有其人，爲之執鞭，所欣慕矣）後來又被方大哥勸出咱的行徑來了，逼著咱說出緣故，咱也不敢瞞他，便老實一五一十說給他聽。他又問我這人形狀，咱是把恩人的影子都嵌入心窩兒裏的，咱便說這恩人長長的身段兒，雪白面皮，兩道烏溜溜濃眉，額下有一點黑痣，上還簇著一綫長毫，約莫有三五根光景，是本地人口音（素君面目身態，不謂此時轉在郁金標口中點出，用筆奇絕）方大哥不禁大笑起來，反怪咱不曾早說。他便告訴咱這人是本地一位名士，是人人知道他的姓甚麼，叫甚麼，還對咱說如你不肯相信，這韓老爺著的小說，狠多他還有一本小說子，印著他的。小影存在一個朋友處，改一日我拿來給你，看便知道是這人，不是這人了。咱聽了好生歡喜，便屢次要向他看那本小說，及至取到手，奇怪那個小影，逼真就是韓老爺把咱都歡喜瘋了，特地花了好幾角小洋重買得一本恭恭敬敬，將那小影供在案上，朝夕向他禮拜，聊盡咱的窮心。後來咱又央求方大哥

同。咱。親。自。要。到。韓。老。爺。府。上。叩。個。頭。兒。方。大。哥。攔。著。咱。說。這。却。可。以。不。必。我。們。當。兵。士。的。人。冒。冒。失。失。去。鬧。到。人。家。裏。不。知。道。的。還。疑。惑。我。們。不。知。是。何。用。意。況。且。韓。老。爺。雖。是。本。地。人。氏。他。却。從。來。都。寓。居。外。省。輕。易。不。會。返。里。公。館。裏。都。係。婦。女。這。叩。頭。一。事。老。實。可。以。用。不。着。萬。一。將。來。這。韓。老。爺。果。有。用。着。咱。們。去。處。咱。們。再。替。他。出。力。不。遲。咱。聽。見。方。大。哥。說。的。話。也。狠。有。理。後。來。也。就。攔。着。了。咱。又。因。爲。你。是。個。婦。人。家。咱。在。營。裏。你。在。縣。裏。輕。易。又。不。常。居。一。處。所。以。把。這。件。事。也。不。會。同。你。提。起。此。番。若。再。不。將。咱。心。裏。的。話。詳。細。告。你。得。知。你。停。刻。去。伺。候。韓。小。姐。那。裏。會。知。道。照。應。他。呢。他。妻。子。聽。一。句。點。一。句。頭。聽。到。末。了。想。起。當。初。在。患。難。時。候。那。樣。光。景。幾。乎。不。流。下。淚。來。慨。然。說。道。知。恩。報。恩。這。是。咱。夫。妻。分。內。的。事。咱。對。着。韓。小。姐。如。何。肯。將。他。當。着。尋。常。犯。婦。看。待。但。是。一。層。咱。聽。見。人。說。韓。小。姐。這。案。情。狠。是。重。大。據。說。難。保。沒。有。性。命。之。憂。咱。們。夫。妻。倆。既。受。過。他。父。親。的。恩。惠。難。道。在。營。倉。裏。好。生。照。應。他。便。算。是。報。了。恩。不。成。依。咱。看。來。



你總須想個法子救出這韓小姐的性命才是道理不知你心下如何郁金標伸了伸舌頭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這可就難煞他了他是謀叛的重罪咱不過在這營裏當了一名什長難道還有這權力去同統領乞恩輕輕便開脫不成這叫做心有餘而力不足便是將來會見韓老爺韓老爺也該體貼咱的苦情不能怪咱他妻子冷笑道呸你想想咱們那時候已有好幾天不吃飽飯了難得韓老爺賞給咱們那些財物自此以後咱們才算有了生路咱們的性命不全。是韓老爺救活的。麼人救了。咱們性命咱們就沒有本事救人性命咱有一條計策說出來看你依不依老實說你這什長的前程也不是二品三品的大官便丟掉丁也不值甚麼你若捨得你這芝麻大的什長官兒咱便悄悄的去告訴韓小姐連夜的放他溜掉了咱們夫婦便一齊跟着他高飛遠走當這天下荒荒的時代咱們不會趕到武昌那裏投在韓老爺都督大營韓老爺他是個最有義氣的人見咱們救着他女兒出險說不定他會提拔你一樣比

這。什。長。大。些。的。官。兒。給。你。去。幹。你。仔。細。去。想。想。看。咱。這。條。妙。計。可。還。用。得。用。不。得。呢。郁。金。標。被。他。妻。子。這。一。番。話。真。個。說。動。了。心。趕。忙。跳。起。身。子。說。道。依。你。依。你。莫。說。咱。捨。不。得。這。什。長。便。是。叫。咱。砍。了。頭。兒。咱。也。誓。不。皺。一。皺。眉。頭。你。便。快。去。罷。不。在。今。夜。就。在。明。晚。必。須。動。手。遲。則。怕。來。不。及。還。要。誤。了。大。事。（遍。佈。疑。雲。讀。者。鮮。不。謂。鳳。琴。爲。郁。金。標。夫。婦。所。救。矣。）他。妻。子。又。笑。道。做。這。樣。事。你。還。該。悄。沒。聲。兒。些。萬。一。走。漏。了。風。聲。咱。夫。妻。倆。死。不。足。惜。轉。就。誤。了。韓。小。姐。那。還。了。得。你。在。這。裏。聽。咱。消。息。咱。一。經。將。韓。小。姐。救。出。來。你。就。跟。着。咱。們。一。齊。走。第。一。隨。身。什。物。要。預。備。妥。貼。銀。錢。也。是。不。可。少。的。咱。還。有。幾。十。塊。洋。錢。在。縣。署。房。間。裏。你。先。悄。悄。的。去。取。得。來。藏。在。身。邊。準。備。在。路。上。應。用。郁。金。標。一。一。答。應。又。叮。囑。他。妻。子。凡。事。要。隨。機。應。變。不。可。露。出。馬。脚。來。要。緊。緊。要……且。緩。表。郁。金。標。夫。婦。商。量。的。事。但。說。韓。鳳。琴。自。入。營。倉。之。後。已。將。自。家。生。死。置。之。度。外。所。最。懸。心。的。是。深。恐。壽。琴。不。知。道。我。們。母。女。被。捕。消。息。萬。一。再。投。入。牢。籠。如。何。是。

好。此。時。只。恨。沒。有。一。個。人。可。以。悄。悄。的。替。我。帶。一。封。信。兒。寄。到。學。校。使。他。遠。走。高。飛。爲。我。韓。氏。門。中。延。一。脈。香。火。左。思。右。想。無。計。可。施。正。在。籌。劃。之。間。忽。然。有。兵。士。帶。進。一。個。婦。人。來。告。訴。他。這。是。縣。裏。的。官。媒。婆。是。統。領。命。他。到。此。看。守。自。己。的。那。個。婦。人。盈。盈。上。前。向。鳳。琴。問。訊。了。一。聲。見。鳳。琴。却。不。曾。帶。着。刑。具。統。領。因。爲。他。是。個。纖。弱。女。郎。不。比。那。江。洋。大。盜。是。不。愁。他。逃。遁。的。鳳。琴。滿。腔。心。事。也。不。去。理。那。婦。人。那。婦。人。轉。過。臉。來。便。向。那。些。軍。士。說。諸。位。各。請。方。便。這。女。子。既。歸。婦。人。看。管。這。重。大。責。任。便。全。在。婦。人。身。上。保。無。誤。事。那。幾。個。軍。士。巴。不。得。有。這。句。話。遂。叮。囑。了。婦。人。幾。句。果。然。各。自。去。了。這。婦。人。見。左。右。無。人。便。悄。悄。的。走。近。鳳。琴。面。前。笑。着。問。道。小。姐。吃。了。晚。飯。不。曾。小。姐。若。是。飢。餓。咱。便。去。替。小。姐。預。備。鳳。琴。偷。眼。看。那。婦。人。却。是。異。常。和。氣。帶。些。淮。北。口。音。容。貌。却。生。得。不。十。分。惡。劣。見。他。問。自。家。吃。飯。便。含。淚。搖。搖。頭。說。多。謝。你。的。盛。意。我。此。刻。心。中。煩。懣。那。裏。還。吃。得。下。飯。去。外。面。甚。麼。時。候。了。還。不。曾。問。你。名。姓。我。們。暫。時。在。此。相。聚。待。到。

明日我這性命還不知保得住保不住呢。那婦人笑答道：「咱的丈夫姓郁，便在這營裏當着什長。咱娘家姓王，咱進營的時候，外面大家剛吃晚飯，至遲不過纔起更罷咧。咱看小姐是一位極懦弱極和平的人，如何忽犯此重罪？管情是被誣陷了。咱適才打從縣署裏出來，走到街坊上，大家沸沸揚揚，誰也不替小姐喊着冤枉。說小姐這份人家住在蘇州幾十年了，老爺同太太是極好行善的菩薩，那裏會有謀叛的事情？還有一句話，咱少不得告訴小姐：據外間傳說，那些革黨早已派了許多兵隊沿江殺下來了。咱們縣大老爺的家眷早已在大前夜裏悄悄沒聲兒雇了大船，將太太同小姐少爺們不知躲向何處去了。」

（當時情事，此數語盡之矣。讀書至此，不禁爲我百姓呼冤。）

只落得縣大老爺孤身坐在衙門裏，還不是一遇風聲緊急，他是溜之乎也。咱替小姐計劃，只要遷延得一兩日功夫，一經那些革命黨進城，小姐自不會損害性命。小姐還須自家打點打點主意，若是用得着咱們夫婦地方，咱們情願替小姐出力……

郁王氏只管在這裏說得高興。鳳琴不由將他望了一望，心裏轉無限狐疑。起來暗想：這婦人同我素昧平生，他們當官媒婆的人，只有害人的手段。那裏會有救人的心腸？此番忽然冒冒失失同我講這些親密的話，實在覺得可怪。哦，我猜着了，他適才分明說他丈夫在這營裏當着什長，這分明是這統領見我沒實供，特地暗暗命他們夫婦做成圈套，到此來試探我的口氣。好定我的死罪。咳，這婦人還是老實，你不該提出你的丈夫來。我還有些相信你，又告訴我丈夫在營裏吃糧，這句話便是老大破綻了……想到此，不由毛髮森戴，不獨不敢相信他所說的話，而且將適才要寄信給壽琴的心，都一般提在冷水裏，覺得毫無希望。想着身陷重地，四面楚歌，可知我前後左右的人，無非敵國。可見我這人，竟是沒有一個人能憐愛我了。越想越恨，頓時珠淚如雨，衫袖盡濕。比較起先被捕入營，也沒有如此沈痛。郁王氏那裏，悟會他的意思，轉覺得我是一片婆心，剛剛拿話來試他，想救他出險。如何這小姐，不但不感激我，同

我商議轉冷面冷心的對我哭泣起來。然而又看見他這淚頰縱橫彷彿一枝梨花帶雨。越是叫人憐惜。不由歎歎的在旁邊一個水盆裏擰了一把手巾遞在鳳琴手中。讓鳳琴擦臉。停了半晌。又捱近鳳琴身側。低低說道。咱剛才所講的話。句句是替小姐計劃。小姐務要從速決斷。不可負了咱們夫婦兩人的心。鳳琴被他纏得沒法。只得冷冷的向他說道。賢夫婦愛我的心。我知道感激。但是國家法度。令出如山。叫我怎生設法。在我看起來。你們賢夫婦還是盡你們責任。我這有罪的人。也只好聽天由命罷了。萬一統領竟不容我活命。你們的恩德。我只好等待來生再酬報你們罷。說着。又流下淚來。竟是一言不發。郁王氏聽了半會。方才恍然悟出鳳琴的用心。暗想這也難怪。他不肯相信他。以爲咱們是萍水相逢。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如何竟肯替他出力。所以咱說得越近。他推得越遠了。也只好笑了一笑。又低聲緩步的踱出房外。瞧了一回。見外面夜涼如水。星斗縱橫。除得從遠處聽得更柝之聲。慘人心目。再偷看看那些。

軍士早已鼾聲如雷。大家睡熟，正在徘徊之間，猛的見那院子角上有幾株芭蕉，隨風搖曳，倏的有一個黑影子閃過去。郁王氏不由嚇了一跳，重縮回身子，微微咳嗽了一聲。從這咳嗽聲中，便見那黑影子直奔過來，低低問道：「你在裏面可曾同韓小姐將話說妥帖了？不曾咱聽營裏人傳說，怕就在明天清晨要槍斃小姐了。」（駭人之語，聽之竦然）哨聽見這消息，急得甚麼似的那裏還能安然睡覺。咱在這左近打探了好幾次了，只等待你的發落。——是好郁金標，疊次讀馮子澄蕭楮卿一輩人事迹，使人恨煞，得此庶幾可以解穢。——郁王氏從黑暗裏才認出，便是他丈夫郁金標。只搖了搖手，低說：「韓小姐尚不肯見信。你既得了這個消息，好歹千萬不要離開這地方。停會子等咱再去同他斟酌。郁金標聽了這話，忙點了點頭，又蹙過去了。郁王氏心裏好生著急，重行走進房裏，也含着滿面淚痕，又向鳳琴低低說道：「好小姐，剛才咱出的主意，不怪小姐不肯相信。只是小姐還不曾知道，咱們夫妻是受過韓老爺恩典的。此時

也。不。暇。同。小。姐。細。講。小。姐。須。知。道。自。家。性。命。實。在。十。分。危。險。若。不。及。早。設。法。到。那。時。悔。之。已。晚。小。婦。人。可。以。對。天。發。誓。決。不。是。商。同。來。欺。小。姐。的。老。實。對。小。姐。說。罷。此。刻。爲。小。姐。打。算。只。有。三。十。六。計。走。爲。上。計。咱。的。丈。夫。他。已。經。拚。着。這。什。長。前。程。決。意。帶。同。小。姐。出。險。去。投。奔。老。爺。他。眼。巴。巴。的。還。在。外。間。躲。着。等。候。咱。同。小。姐。呢。……郁。王。氏。說。到。此。處。也。就。十。分。硬。咽。牽。着。鳳。琴。衣。袖。幾。乎。要。跪。下。來。鳳。琴。瞧。這。光。最。才。相。信。他。們。夫。婦。真。是。要。救。自。己。的。心。下。也。自。異。常。感。激。又。想。他。們。要。攜。同。自。家。逃。走。只。是。母。親。還。陷。在。此。處。如。何。放。心。得。下。轉。不。成。我。願。性。命。竟。拋。棄。了。老。母。將。來。何。以。對。得。父。親。便。一。把。扯。住。郁。王。氏。的。手。含。淚。說。道。我。此。時。已。相。信。你。們。夫。婦。的。用。心。但。是。我。還。有。不。能。逃。走。的。難。處。就。是。我。母。親。已。被。營。裏。捕。獲。來。了。我。走。之。後。母。親。不。是。轉。要。受。累。嗎。郁。王。氏。頓。足。說。道。這。個。原。見。小。姐。的。孝。心。然。而。咱。替。太。夫。人。設。想。謀。叛。的。重。罪。都。在。小。姐。一。人。身。上。太。夫。人。他。是。沒。有。殺。罪。的。統。領。的。爲。人。咱。丈。夫。他。是。知。道。的。却。與。那。些。殺。人。不。眨。



眼的人究竟不同斷斷不能因爲小姐逃時轉去殺害太夫人的道理小姐儘管放心……鳳琴聽着只是搖頭說這個斷乎使不得我便獲活命我這心裏的慘痛也沒有一時可以消釋既然難得你們夫婦盛意愛我目下倒有一件重要的事想求你丈夫替我出一出力我便感激不盡至於逃走的話却待再行商酌郁王氏催促道小姐還有甚麼要事快快說出來咱丈夫沒有不肯去做的鳳琴想了想又向這房裏四面瞧看似乎尋覓物件光景口裏說道那裏有筆硯借得一用便好郁王氏依言便在房裏尋覓好半晌也沒有筆硯只得告訴鳳琴鳳琴說道既然沒有筆硯就請你的丈夫快快向城裏獅子街中學校裏去走一趟在校裏將我兄弟韓壽琴請出來告訴我們這件事第一須防着營裏有人去捕獲他命他趕快躲避出來此外沒有別話可說務請你的丈夫仔細要緊等他報過這信回營我們再商量別的事情郁王氏不得已只得依着他重又走至院裏輕輕咳嗽一聲郁金標早已走至身側郁王氏便將這

話告訴了。叮囑他趕快前去。小姐說：「等你回營再商酌。」同你逃遁。郁金標聽了，皺着眉頭說道：「此時眼看看離四更不遠了，再經此次往返，恐怕誤了逃走的時辰。如何是好？」小姐既然吩咐，只得依他去跑一趟。咱走後，你便同小姐偷出營罷。咱便在獅子街學校左近等你們。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此際營門已經關閉，門首又有守更的人。咱出入如何可以？自由我籌劃已定。所幸這院子東南角上有一座士牆，却不甚高。咱已經在牆裏面靠了一張短梯。咱須得越牆而出。你同小姐逃走也須由此處跳出去。小姐雖然身子孱弱，然當這患難之際，也顧不了許多。你須記着這話，不可大意……郁金標說完這話，便匆匆走了。郁王氏此時覺得萬分羈延，不得旋又匆匆入房。一味價催鳳琴趕快跟着自家逃走。鳳琴只是遲遲移移的猶豫不決。一任郁王氏在旁逼迫。他仍是伏在一張案上支頤無語。好半晌才掙出一句話來說：「你催我逃走，正自不妨。但是，我此刻心裏須得去見我母親一面，將這事告訴了他老人家。然後我」

才放心不然我寧死決不從你郁王氏蹂躪急道咱雖知道太夫人也羈押在營裏只不知道他老人家羈押的地方究在何處營裏的關防異常嚴緊如何容得咱同小姐從從容容的去尋覓太夫人談心好小姐伺候太夫人的也有一個官媒婆這媒婆是同咱一齊向署裏調取來的小姐逃出之後咱命丈夫向這媒婆告訴一聲叫他將這話稟告太夫人料想太夫人聽見只有歡喜的他斷不能怪着小姐背着他老人家子身逃走小姐此時因爲戀著太夫人誤了性命落後被太夫人曉得不是更叫他老人家傷心一媿媿之談入情入理宜鳳琴之翻然變計也一鳳琴聽見他這話也狠有理不禁站起身子含着滿胞眼淚說道既然這樣說法我便依你只是我們兩個女人家怎生個走法呢郁王氏聽見鳳琴肯走無限歡喜說這個不須小姐多慮咱的丈夫都安排好小姐跟着咱走保無妨礙說着就攜了鳳琴纖腕連拖帶扯悄悄出了房門只見星影滿天黑洞洞的不辨路徑兩人剛才下得台階走不幾步猛然聽見

營門外面人聲嘈雜。兩人嚇了一跳，重又停住脚步，向前一望，一霎時遙見外邊燈毬火把，左近一簇軍隊履聲橐橐，直迎着他們住的地方而來。四圍打更的更夫，先前不過陸陸續續，隨意敲着更鑼。此時見外邊有人行動，那更柝之聲格外嚴密，不時的在營倉左近走來走去。鳳琴縮轉身軀，早見那一簇軍隊滔滔的由右邊向後面走過去了，也猜不出有何事故。（有帷燈匣劍躍躍欲出之妙）郁王氏同鳳琴又等了好一會，誰知天光業已大亮，院中景物一一都顯露出來，料想逃走也來不及，只急得郁王氏唉聲歎氣，立在一旁納悶。轉是鳳琴倒覺得心地宵貼在這個當兒，似乎有個人走近窗外，低呼着郁王氏。郁王氏見是他丈夫郁金標忙走出來，問他辦的事如何，結束郁金標頓腳長嘆道：「你快去告訴小姐，小姐命咱到學校裏去報信給少爺，誰知咱還不曾走到獅子街，那少爺已被統領差了人將他捕獲入營了。你們適才不是看見有一簇軍隊打外面進來的，韓少爺便在其內……金標講話的時候，聲氣原

不狠。低鳳琴。因爲他是去報信給壽琴的。見他回來。早已從窗子裏面聽他說話。聽到此處。不由大哭一聲。平空栽到地下。頓時暈過去了。郁王氏飛步進內。忙着將鳳琴扶起。接二連三的喚着小姐。小姐可憐。鳳琴小姐那裏會死呢。一會兒又悠悠醒轉。只有嗚咽的分兒。好在此時。已不及逃走。他也決無逃走之志。瞑目待死。更無他念。郁王氏不知道輕重。還思量能遲挨得一日功夫。儘今兒夜間再打點。同他丈夫救鳳琴出營。他那裏曉得雙統領的用心。深防黨人起事。便借鳳琴姊弟做個榜樣。兒爲懲一警百之計。天甫黎明。旋即委了自己親信的一位營官。執着大令。帶領了二百多名衛隊。立時從營倉裏將鳳琴提得出來。連同他兄弟壽琴。當面驗明正身。押赴城外鎗決。只急得郁王氏暗暗叫苦。不迭隨着鳳琴到了營官座前。鳳琴一眼早看見壽琴頸項裏用一根鐵鍊子鎖着。垂著頭。默然無語。鳳琴慘痛非常。却是欲哭再哭。不出來轉對着那營官。要求兩件事。那營官看見鳳琴嬌弱可憐。心下也替他淒楚。却是和顏

悅。色。的。問。他。有。甚。話。講。鳳。琴。道。第。一。件。想。同。自。家。母。親。去。會。一。面。第。二。件。身。爲。閨。女。臨。刑。時。候。懇。祈。勿。上。刑。具。勿。解。脫。衣。服。那。營。官。笑。道。你。要。求。的。第。二。件。事。我。可。以。一。一。遵。辦。決。不。叫。你。出。乖。露。醜。完。你。閨。閣。身。分。只。是。會。你。母。親。這。一。層。因。爲。時。間。短。促。統。領。大。人。急。待。覆。命。不。能。讓。你。從。容。去。講。閒。話。嗟。乎。將。死。訣。別。之。言。而。謂。之。閒。話。彼。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其。謂。之。何。一。等。你。就。刑。之。後。本。營。官。格。外。體。恤。定。將。你。這。意。思。代。達。你。母。親。知。道。斷。不。使。你。母。親。委。屈。你。在。九。泉。之。下。大。可。放。心。……鳳。琴。聽。到。此。處。知。己。無。可。奈。何。便。面。不。改。色。毅。然。就。道。那。營。官。立。起。身。來。二。百。多。名。衛。隊。一。聲。吆。喝。擁。着。姊。弟。二。人。如。飛。的。出。了。營。門。直。向。北。門。出。發。其。時。天。剛。破。曉。街。道。上。所。有。的。店。肆。大。半。在。那。裏。張。掛。招。牌。也。有。些。行。人。在。路。上。行。走。本。來。知。道。這。事。此。刻。見。他。們。已。押。着。鳳。琴。姊。弟。往。赴。刑。場。大。家。好。生。感。嘆。便。有。許。多。人。隨。着。去。觀。望。熱。鬧。頓。時。嘈。雜。非。常。剛。剛。走。近。北。門。守。城。官。已。得。了。這。個。消。息。遠。遠。瞧。見。軍。隊。已。到。立。時。大。開。城。門。放。他。們。出。去。

誰知城門才啓。驀的城門外面。向空發了一排毛瑟槍。約莫有三百短襟窄袖的少年。袖口上一律纏着白布條兒。後面兩匹高頭大馬。馬上坐着一男一女。身後一面白地黑字繡旗。上高高露着一個兪字。一擁入城。遇著城裏的官兵。不問青紅皂白。彈雨亂飛。雪刃相接。一邊是有心而來。一邊是出其不意。那裏禁得住那一班敢死少年。縱橫決盪。殺得那些二百多名衛隊。一個個抱頭鼠竄。四散奔逃。那馬上女郎。眼明手快。早看見鳳琴在亂軍之中。忙飛馳上去。伸出纖纖玉手。緊握着鳳琴手腕。悲切切的叫了一聲鳳妹妹。愚姊來遲一步。幾乎誤了妹妹性命。正是。

柳絮命絲沈白虎。桃花刀影閃紅鸞。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曰。此數回文字。看他全行收束前文。一一歸結。然有在人意中者。亦有出人意外者。

作文貴有綫索固也。然其所謂綫索，吾不知作者於其初佈置時，其有意埋伏後文耶？抑已至後文故意照應前文耶？如此回鳳琴就捕，忽然生出一郁金標夫婦，竭力爲之營救，然所謂郁金標夫婦者，又決非平空結撰其事。已遙遙於第一回文字中呈露其人，當時讀此文者，亦不過疑爲感嘆人情變幻，慈善可爲而不可爲耳。又孰料乃父救人，其女適受其報，雖營救未成，空言徒託，然讀至沈痛處，畢竟嘆修德者固無不獲報，而天之報施毫釐不爽也。情生文，文生情，吾於此書嘆觀止矣。

蕭楮卿本羈押九江警署，九江光復，大放獄囚，蕭乃逍遙法外，又轉從故鄉，陷害人命。當年光復時，諸黨人固無不以釋放獄囚爲善政者，然而其弊乃至於此。作者於此等處，蓋有微詞焉。

北門就刑，其機極險，其事極危，雖讀書諸君，逆知鳳琴姊弟斷不至因此隕命，然而程德全止之不得，郁金標救之不能，於此時間，諸君能爲彼姊弟兩



人謀一出險之策乎。繡旗招颺天外飛來。其事其人躍然紙上。讀竟爲浮一大白。原評

此一回文字無處不用險筆。又無處不襯以閑筆。鳳琴入獄。死生呼吸險極矣。偏於其中寫出郁金標夫婦一副熱忱軍警。如林深夜越獄險極矣。偏於斯際繪出鳳琴戀母一片孝思刑場就戮姊弟駢誅險極矣。偏於臨時添出鳳琴對營官一番說話於繁音促節之中。具抑揚頓挫之致。真非能手不辦。蘇閩城外錦文一聲妹妹與潯陽江頭娉娉一聲妹妹。同有水盡山窮絕處逢生之妙。獨鶴評

第三十五回 千里姻緣扶桑聯眷屬 一宵救護淺草斃奸徒

嘗笑我國舊小說中最有一種俗例。便是書中一位重要人物。無不被人誣害。誣害的結果。必說身臨法場。引頸就刑。原是故意用一種驚人之筆。希冀震駭閱者耳目。然而他又未嘗佈置妥貼。及至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苦於沒有法

子轉換過來。他那一支筆便忽然想到黎山老姆。或是太白金星。半天價起了一陣狂風。硬生生便將這人攝得無形無影。再不然也不過是英雄劫獄好漢。喬裝叫人心裏快活。一快活在下著書。到上一回結末也幾幾乎蹈了此弊。郁金標夫婦既不能救之于營倉。韓鳳琴姊弟業已驅之于菜市。危乎其危險而又險。又明明是在青天白日。不比他們的老人家當初在武昌書齋裏做的一場春夢。引證舊事。頓補前文。大合大開。絕好章法。若是這部小說是在下隨意編着。頑的倒可以重關機械。另起爐竈。無如這件事雖非正史。却係軼聞。斷不容我在這裏面上下其手。顛倒是非。所可怪的。北門城外那一支奇兵。固非鳳琴姑娘意料所及。便是在下至今也還糊糊塗塗的不知道怎生這樣巧法。竟不先不後。營兵出去殺人。志士轉來革命在下也。只得老老實實把他鋪敘出來。却好做我上一回文章的關鍵。諸君如若不甚相信。好在這件事近在蘇州。既異西歐北美。時維民國。又殊後漢前唐。此書每逢筋節處。多用駢語。組

織成文，故煞尾時亦多用駢語相應，蓋體例使然，並非作者故意賣弄。他這臭四六文字也，一笑。沒事時候不妨集合幾位金閨父老閑話當年光復情事，就可以知道在下不是隨口編謊。分明編謊，偏洗刷得如此乾淨。我爲讀書諸君不服。閑言休表，且說那一支軍隊裏那位嫋嫋婷婷的女將軍。既然將那二百餘名巡防兵殺得落花流水，一把扯着鳳琴，又見他兄弟壽琴，也被本隊軍士救出來，十分歡喜。戎馬倥傯之間，更不暇同他們姊弟閑話。好在這位女將軍讀書的一時，雖然不知道他是誰，那鳳琴已認得逼清，便是他在武昌時時耳鬢廝磨，最投契的一位葉錦文姐姐。這一喜自然喜到極處，也不知道去感謝，只呆呆的望着他，轉說不出話來。錦文笑道：好妹妹，我們此刻也沒有談話的功夫，我還要同你的姐夫去分頭辦事……錦文一面說，一面使用手指給鳳琴看說：那便是你的姐夫。你總該也認得他。你姐夫還替你帶了一個。人回國，你見了，面包你更要歡喜。（情事隱約預爲後文伏線）鳳琴從幾百軍

士之中順著錦文手指凝眸看去原來後邊一匹棗騮馬上坐著一位西裝少年眉橫殺氣眼露英風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前次金娉娉從懷裏掏出一封向自家求婚信函出來的那個俞竹筠（大書特書）鳳琴此際真是又驚又喜倉遽之中轉不曾留心聽見錦文說替他帶著自家的一個人回國的話（不曾留心又妙）俞竹筠遠遠的早已看見他妻子救出鳳琴只因為一戰之後打死巡防營軍士固然不少自家的黨羽也死了幾人還有些負傷的俞竹筠正在那裏佈置一切將受傷的人撫慰了一番命隨從的人送他們仍回城外船上休息醫治這時候見錦文已替他向鳳琴介紹自家也便遙遙舉手爲禮葉錦文隨即派了自己面前兩名女兵牽過兩匹馬來給鳳琴姊弟騎坐分付女兵先送他們姊弟到船上等候我們將事辦完畢了回船再行晤對那兩名女兵慌忙答應立刻扶着鳳琴姊弟上了馬這個當兒蘇州全城業已大亂知道民軍已有全隊進城分著各道城門擁入的（拉拉雜雜寫得十分好看所奇

者俞竹筠夫婦偏進北門，巧遇鳳琴，爲當時情事所不及料也。然而人心雖是皇皇，却轉因爲民軍進城，反不似數日以前各思遷家避難。不過全城街市互相閉戶，不出一剎那，那間大家小戶，忽然都遍插起白旗來。有的生綾絹的，有的用布匹的，貧寒人家不曾置備綾絹布匹，就用一大張白紙條兒插在門首，或書大漢光復，或寫還我河山，不約而同，遠遠看去，好像半空裏白龍夭矯，如花如火，真是吉祥文字。嘈雜聲中，却都露著懽欣鼓舞的神氣。你道他們那裏會置辦的這樣快速呢？這也有個緣故。蘇州光復已在好幾省之後了，他們早已打聽得只要城池一經入了義軍之手，都是秋毫無犯，鷄犬不驚，只須插起白旗，便是漢民歸順的符號。任你程撫台、雙統領防範得極嚴，他們却悄悄的聯合起來，在好幾天前各將旗幟製就，引領而待。此番俞竹筠他們業已入城，你想那些百姓們這旗子不在這時候賣弄起來，還等甚麼時候賣弄呢？（百忙中偏有此閑筆）鳳琴剛跨得上馬，驀然心裏想起一件事來，急忙抖轉。

絲纏據鞍高呼道錦文姐姐錦文姐姐……錦文此時剛偕着俞竹筠並馬擬撲向撫台督署全隊軍士剛才走了幾步忽然聽見鳳琴相喚遂向俞竹筠笑了一笑說你且先行一步我同鳳妹妹講一句話隨後就來竹筠答應了押着全隊便走此地錦文已同鳳琴會在一處便笑着向鳳琴道妹妹又想起一件甚麼事來可以趕快告訴我我猜准妹妹的心定然是爲着那人消息鳳琴摸不着這話頭腦也笑答道妹子並非爲的別事只是此番被奸人蕭楮卿陷害全家就捕今蒙姐姐盛愛已將愚姊弟救得出來但是老母同小妹等還陷在統領大營務祈姐姐從速向營裏將老母等救護出來萬一遲延恐有性命之險錦文道原來師母已被滿人捕獲而去古來刑罰不及妻孥便算老伯同妹妹反對清廷改革政體也不過係一政治犯的罪名何至連同老母以及弱妹等俱繫囹圄可想滿人兇暴全然不顧情理這事如何可以遲緩先前本擬同你姊夫逕撲撫署力勸程公反正照妹妹這話看起來少不得須先向巡防大

營。酣。戰。一。場。趕。速。救。出。師。母。稍。慰。妹。妹。孺。慕。之。私。妹。妹。放。心。此。事。全。在。愚。姊。身。上。保。無。貽。誤。妹。妹。可。快。向。船。上。暫。爲。休。息。靜。聽。好。音。罷。鳳。琴。聽。錦。文。這。番。話。心。中。無。限。歡。喜。方。才。掣。轉。馬。頭。偕。同。壽。琴。逕。自。出。城。去。了。……前。回。書。中。作。者。因。爲。只。顧。從。鳳。琴。這。邊。說。起。事。機。緊。迫。姊。弟。就。刑。從。千。鈞。一。髮。時。間。故。意。用。驚。人。之。筆。使。讀。者。爲。鳳。琴。耽。心。又。以。郁。家。夫。婦。營。救。不。成。遙。想。讀。書。諸。君。定。然。急。急。的。爲。鳳。琴。姊。弟。謀。劃。一。出。險。之。策。所。以。文。章。結。穴。斗。然。從。天。外。飛。來。一。支。軍。隊。奪。鳳。琴。於。虎。口。擬。博。諸。君。一。時。痛。快。遂。不。暇。先。敘。葉。錦。文。夫。婦。從。日。本。返。國。光。復。蘇。州。之。由。及。至。此。時。知。諸。君。已。瞭。然。當。時。情。事。覺。得。鬥。筭。之。巧。佈。局。之。奇。原。是。做。書。人。的。常。技。然。而。當。這。時。候。若。再。不。將。錦。文。返。國。的。事。迹。略。略。敘。述。一。二。讀。書。諸。君。又。不。免。要。議。論。我。有。突。如。其。來。之。誚。做。書。的。這。種。苦。惱。便。是。舊。小。說。中。說。的。兩。句。套。話。叫。做。一。張。口。說。不。及。兩。邊。事。一。枝。筆。寫。不。出。兩。處。話。了。諸。君。誰。也。不。知。道。共。和。建。設。是。在。大。清。國。宣。統。三。年。其。實。這。革。命。根。芽。早。已。埋。伏。在。

遙遙幾十年之前了。不過幾十年前民智未開人提起革命兩個字都把來當做一種匪類看待清廷防範的手段又是異常嚴密所以那些志士輕易也不敢蟄處本國不是遠遁西歐卽是近居日本其中尤以在日本的志士爲多著書立說啓發民心聯絡軍人運動官吏真是心力交瘁所以辛亥秋間一鼓而告成功人民也遂有簞食壺漿迎迓義師之雅有些志士與我書中沒有甚麼關係的作者不暇一一替他們編纂列傳就中單表那俞竹筠所抱的宗旨正是激烈一派當初金娉娉姑娘曾說過他的宗旨與自家不同後來因爲在武漢地方思量舉事又以風聲洩露幾遭殺身之禍便連夜的遁往上海搭了海輪逕往日本其時葉錦文剛在日本一個女學校裏肄業卒業的時候又高列前茅獲得最優等畢業文憑一時聲譽鵲起凡有中國僑居日本的人提着葉錦文三字莫不交口讚頌又訪聞得是個待字閨女便有一班少年大家思量一見顏色爲快不圖葉錦文又是一個高自位置的女郎輕易也不將尋常男



子放在眼裏。他當年對着金娉娉姑娘說的那番話，便可以想見其爲人了。又倒挽前文，誰知人世的姻緣原有分定。這一日日本同文會社裏中國諸志士剛在那裏開改革中國內政商議進行的大會，與會的男女不下一二千人。首由革命鉅子孫文黃興報告開會的宗旨其餘便是諸志士互相登台演說辨論紛紜却好挨着俞竹筠也在那裏發表政見侃侃而談俠骨英姿早被一個人看在眼裏，嵌入心頭，覺得這人頗可以爲我祖國建立一番事業。背地裏異常傾佩。這人是誰呢？不言而喻便是葉錦文了。葉錦文有時候同一班女學生談論起來，口角之間不無露着傾佩的意思。誰知這一點風聲已有人暗中告知俞竹筠。俞竹筠久已仰慕葉錦文大名的聽見這話，真是又歡喜又感激。再形容不出他那一番神態，以爲風塵瀟洞久乏賞音。誰知青眼裙釵竟能賞識我於東瀛之地，過了幾天便虔虔誠誠的齋戒沐浴用了一張名片親自向錦文住的寓所求見。在錦文心裏原無別的念頭（迴護女郎處筆端自分

輕重。又因爲這殷勤相訪情不可却好在近年以來風氣與往昔不同男女交遊原是泛常之事當時便接見了好在他們當初已從金娉娉那裏會過一面的俞竹筠遂又將自家在漢口同娉娉鳳琴的許多事迹一一的告訴了錦文兩人越談越覺得投契大有依依不捨之意一時間議論到中原多故黨人幾番想推翻政府總歸失敗人壽幾何河清難俟說到此處又未免相對唏噓當日竹筠在錦文寓裏坐了一會不得已起身告別錦文親自送出門外次日錦文也就向竹筠寓裏回拜自此以後竹筠每逢沈悶無聊便自己去訪錦文酒肆公園遂時常有二人足迹其時同鄉的人僑居日本的正自不少背地裏瞧出兩人情狀覺得果然是璧合珠聯天生佳耦先前還有人嫉忌後來也就從嫉忌之中易爲豔羨了在俞竹筠天涯作客忽然遇着這一位如花美眷形影相依固可以慰藉邸中寂寞况又使君既未娶婦羅敷又未有夫少不得要從親密時間露出求婚的意思了詎料俞竹筠幾次要想啓口說着這話總覺得

另有一件事蹟梗諸心曲未敢生此妄想這又是甚麼原故呢原來俞竹筠想起自家曾經寫過一封懇切信函祇求他表妹娉娉替他作伐思量娶鳳琴爲婦事隔多日一總不曾得著金娉娉回信剛剛從前數月裏才接到娉娉由美國寄來手書說鳳琴抱病床褥自家已將求婚之意代達伊人惟窺其用心似別有眷注不過其所眷注之人近來已杳無消息或者姻緣所屬便在吾兄亦未可知云云俞竹筠接書之後遂不敢逕向錦文求婚恐韓小姐萬一屬意於我我又何可得新忘故致負韓小姐並負表妹娉娉（此等處便見俞竹筠道德之高非尋常人所及非若近時新學小生偶見佳麗雖糟糠可以拋棄安問求婚尙未經允諾之人錦文素持無夫主義然而託身此公可謂得人矣）是以雖同錦文在日本相處已閱半年之久彼此心地均極光明磊落雖在花前月下別有會心從未一涉狎昵之念事有湊巧（情文相生門笥工細巧之一字可以當已）這一天剛是冬月天氣北風獵獵東京一帶樹木黃葉零落惟

有那些冬青枝葉依然蒼翠。交加傍晚時。間忽的浙浙瀝瀝飛起。滿天雪來。不  
多。一會功夫。平曠野頃刻。一白無際。俞竹筠坐在寓裏。擁爐危坐。手裏握着  
一本盧梭民約在那裏細細咀嚼。書中意味。看了一會。壁間掛鐘長針已指到  
酉初三刻。天色陰沈。漸有暝意。離著進膳時候。尚早。實在覺得無聊。推開玻璃  
窗子向外望。得一望。看見那紛紛瑞雪。越降越大。心裏偶然憶起錦文。想他在  
這時間定然也苦寂寞。不如還是去訪他。清談彼此。轉可以消遣。沈悶主意已  
定。於是從衣架上取了一件大衣。披在身上。外加哆囉呢的雨衣。取了手杖。將  
這意思告訴侍者。自家隨即匆匆下樓去了。走出寓門。一路迎著北風。身上覺  
著有些寒戰。先前還預備乘坐人力車。此時轉覺乘車不便。不如步行。還可以  
運動筋骨。取些煖意。好在途路之間。行人稀少。邁開大步。轉瞬已抵錦文寓所。  
樓上侍者見俞竹筠是常來慣的正不須詰問。早笑吟吟的迎得上前。說俞先  
生可是來得不巧。我們小姐剛才乘車到淺草町去。赴人家晚讌去了。約莫要

到十二句鐘光景才得回來。先生還是在這裏等候我們小姐呢。還是……俞竹筠滿腔高興。陡然聽着這話。心下十分懊喪。然而却不怪錦文。因爲我此刻訪他。本不曾預先通知。真可叫做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做了一個雪夜訪戴的故事了。遂不待侍者話畢。逕自說道。既然你們小姐不在寓裏。我也不能久待。等小姐回來時候。請你替我通知一句說。曾經來訪他。便了。萬一明日晴霽。我約他。午後仍在公園茶會罷。說畢。頭也不回。依然拿着手杖。轉身子。便走此時。走路便不似適才飛快。一步一步慢騰騰地。折回原路。又想回寓。仍是寂寥寡歡。不如另訪一個朋友。這朋友却去淺草町。不遠在那裏。耽擱一會。或者再遇見錦文。亦未可知。客中無聊。往往如此。此中風味。我亦嘗之久矣。偶讀是文。恍逢舊境。甚矣文字之輒移我情也。於是不從原路走去。轉往一條岔道上。埋頭而行。是時已是暮靄。四沈彤雲。密佈道路上。雖有些電燈。總覺得光芒黯淡。不及晴夜明亮。所幸雪痕掩映。途徑還約略可辨。無奈向淺草町去的地方。

一。帶。都。是。荒。僻。所。在。無。多。居。人。野。樹。縱。橫。荒。村。岑。寂。遙。遙。吠。犬。聞。人。脚。步。聲。音。  
 都。在。那。籬。落。之。間。狺。狺。作。響。（寫。得。夜。景。可。怕。）俞。竹。筠。乍。着。胆。子。也。不。畏。怯。  
 仍。向。前。進。走。過。幾。處。村。落。越。是。荒。田。野。徑。樹。木。叢。雜。這。一。帶。連。電。燈。都。沒。有。了。  
 又。走。了。一。會。忽。的。遠。遠。有。一。所。房。屋。依。稀。從。門。縫。裏。露。出。一。線。燈。光。來。不。知。不。  
 覺。已。至。這。房。屋。左。近。隱。隱。聽。見。有。呻。吟。之。聲。其。音。淒。越。俞。竹。筠。聽。着。不。覺。毛。骨。  
 森。竦。剛。跨。得。兩。步。猛。然。覺。得。有。一。個。人。在。屋。裏。講。話。隨。風。觸。至。竹。筠。耳。鼓。竹。筠。  
 異。常。驚。駭。原。來。只。聽。見。那。人。說。道。依。我。主。意。早。經。結。果。了。這。廝。性。命。還。等。到。今。  
 日。你。總。是。假。猩猩。不。肯。下。手。你。想。想。這。幾。日。醫。藥。費。用。又。損。失。我。們。多。少。銀。子。  
 料。想。他。這。病。如。何。會。好。要。想。還。在。這。廝。身。上。掏。摸。銀。錢。你。可。不。是。在。這。裏。做。夢。  
 ……接。連。又。聽。見。一。個。人。答。道。依。你。依。你。這。地。方。雖。是。僻。淨。然。而。手。鎗。的。聲。音。  
 總。須。防。着。被。別。人。聽。出。來。還。是。用。你。那。一。柄。解。腕。刀。子。最。好。……竹。筠。聽。到。此。  
 處。越。發。不。肯。走。了。轉。停。了。脚。步。靜。惻。惻。的。靠。近。門。側。思。量。從。門。縫。裏。張。看。再。聽。

聽那害病的人却没有乞憐的意思。只恨恨作聲。似乎求他們從速。結果了。自己似的竹筠已聽出那三個人便全是中國人。並無日本人在內。心裏却動了個兔死狐悲。物傷其類的念頭。不禁憤火中燒。咬牙作響。在這個當兒。刻不容緩。已覺得先前那個說話的人。豁瑯有拔刀聲音。竹筠那裏還敢怠慢悄悄在大衣裏取出手槍。又想著他們做這祕密的事。必然將門拴好。怕一時打不開。來轉驚動他們。做了準備。心一計退後幾步。故意將脚步放重了些。似個從遠處來的模樣。舉手向門上拍了兩下。可巧裏面的人剛待動手。聽見有人敲門。業已吃了一驚。一個人便將刀藏在身後。一個人便來開門。俞竹筠趁他們開門之際。便大聲吆喝了一聲。說你們在這裏敢做殺人的勾當。那一個拿刀的人。見來勢不佳。却也不同。俞竹筠答話猛不防舉起刀。便向竹筠頭上直砍下來。竹筠身段非常積伶。已經防著他們有此一著。這時候早退轉兩步。那人刀子已撲了一個空。竹筠此刻已竄在那人身後。瞪的一聲手槍。早中那人臂膀。

那人忍痛不過連人帶刀便平空猛裁下去那一個人見竹筠進門已知道來了一個對頭要破壞他們的事然而心裏畢竟仗著自家有兩個人一心只防著門外還有幫手竹筠竄入時候他便忙著將門拴上已見那個人被竹筠手槍擊倒不由的怒從心起大吼了一聲從這一吼之中已在腰間取出手槍連珠價向俞竹筠射來竹筠此時見已擊傷了一個銳氣陡增不慌不忙一面向斜刺裏避他子彈一面也就放槍對擊叵耐那住的房屋本不寬敞不容得自家施展自家雖然躲了那人幾槍然而自家的槍也沒會命中所有子彈已經放完要想再裝子彈又沒有餘隙况一室之中硝烟迷漫竹筠只辨得個往來竄避那人大喜其勢更來得兇猛愈逼愈緊將俞竹筠逼入東頭室隅冷不防腳下放着一張短几一個不意竹筠直跌過去幸喜不曾栽倒便被那病人床榻攔住了那人見此光景異常歡喜直撲過來思量去按俞竹筠說時遲那時快不料床榻上那個病人這一會早看得着急只苦得自己沒有精神不能幫



助竹筠一臂之力。此時見勢已十分危急，深恐竹筠落了。那人之手一個鷓子翻身，猛從牀上直滾下來，儘着氣力，將那人雙腿一抱，一齊倒在地上。竹筠大喜，跳起身子，一脚踏住那人胸脯，奪過他的手槍，揀他不致命處，向大腿上射了一彈。那人硬掙扎不得，躺在地上，只是嘶喚。腿底下骨都骨都，躺着鮮血。然而那個病人，經這一番用力，已經懨懨一息。竹筠又驚又喜，連忙將他扶得坐起來，向他胸口揉了好一會。病人略覺清醒了，好些竹筠彎下半身，向病人臉上仔細瞧看，只見他眼眶深陷，顴骨高聳，瘦得不盈一把。知道他這病已非一日心裏，猛然觸起一事，覺得此人好生面善，便像在那裏曾經見過的。竹筠正在沈吟，忽聽見那人口中微微嘶喚了一聲，說：「俞先生，感謝你救我性命……」竹筠益發大驚，暗想：這人如何會認得我聽他口音，全是蘇白。驀然怪叫起來，說：「哎呀，你敢是馮阿祥！」嗟呼，自此君在九江江邊失散以來，豈獨鳳琴姑娘懸諸夢寐，卽讀書諸君亦誰不急欲破此迷團，一尋下落，且固以爲不在天津。

卽在上海者也。何圖渺渺東瀛，遽爾發現，悶處使人悶煞，快處亦使人快煞。那人只點了點頭，底下的話又急切說不出來，只是微微喘息。竹筠再回頭看，看室中被槍的兩個人，都疼痛得一絲半氣。先前本擬出去報知警察，要將這件事交給他們去辦理。此時業已知道這病人係素來認識的，不便置身事外。且一經驚動警署，少不得要陪着他們歸案。訊辦反多纏轉，好在此地杳無人迹。我不如將這姓馮的帶回寓所，悉心替他醫治。至於這兩個奸奴死活，我却没有工夫再去理會。他明日有人出來發見此事，算他造化。主意已定，知道阿祥是萬萬行走不動，自家將手槍依然插好在大衣裏，正是

暗室欺心人不覺，窮途拔劍孰能如。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上回只顧敘述素君父女情事，幾幾乎將俞竹筠及錦文置之高閣矣。及至此回，重又倒轉敘事，使人心目一暢。

九江失去阿祥。吾知讀者心目中懸懸於此子固已久矣。乃不謂淺草町中忽然有此一番遇合情事。奇而不軌於正稗史。得此吾何間然。原評  
閱書至錦文對鳳琴云。須先向巡防營酣戰一場。鮮不謂下文將彈雨硝烟敘述戰事矣。詎意一筆颺開。又追紀前情。別布奇局。神龍夭矯。真是以文爲戲。

荒村矮屋。雪夜殺人。情景悽慘。在全書中另是一副筆墨。不知者幾疑別起波瀾。迨閱至終篇而恍然於竹筠所救者實爲心目懸盼之馮阿祥。乃始拍案叫絕。獨鶴評

第三十六回 柔情密意情事話從頭 偉論雄談功名卑鑄緣  
却說竹筠輕輕將阿祥扶得站起來。彎着腰背。着就走也不顧道途泥濘。那雪却好不十分大了。匆匆的走了。有一里多遠。見路旁已有人力車。便雇了一輛。人力車告訴他是個朋友病了。不能行動。請你送他回我寓裏。車夫答應幫着。

竹筠將阿祥放入車內。一霎時車聲轆轤到了自家寓所。約莫有初更光景。寓中侍者已將晚餐預備得齊整。聽見門外叫門忙趕出去見竹筠。已將車中病人扶得下來。分付侍者幫着攙得進去。却好室間有一張空榻。親自放阿祥睡下。又命侍者將車錢開發。車夫走了。然後侍者問竹筠用膳。竹筠此時已苦腹中饑餓。匆匆的進了飲食。再到室裏察看阿祥病勢。覺得阿祥實係病得日久。未曾好好將息。以至身體十分虛弱。至於病勢已較當初清減得許多。此時也不便同他講話。命侍者煮了些粥糜出來。阿祥勉強扶枕。啜得一碗。神致便覺清爽。竹筠心下異常歡喜。過了一夜。又在醫院裏請了一名醫士來替他診視。醫士說他是飽受風霜。兼經驚恐。得病之初。勢甚險惡。近已有了轉機。諒無大礙。祇須好好將息。指日可愈。並不宜多用藥。淘碌竹筠送過醫士之後。便命侍者買了些滋補藥品。隨時調養。補其元氣。又因爲昨日曾約錦文在公園相會。却喜天已晴霽。遂於午後逕向公園等待。錦文兩人相見之下。竹筠細細將昨

晚救出阿祥的事告訴了他。錦文甚是詫異，說這人我久曾在鳳琴妹妹那裏見過的。但是他何以會留滯到日本這地方來，又險些遭奸人陷害，其中情節大有可疑。說着，便拿手拈着雲鬢，俯首思索。竹筠笑道：「我救了這人大可以對得住鳳琴姑娘。他們在武昌時候，既然終日在一處，彼此情愫，或者像我同小姐亦未可知……」錦文聽竹筠說到此處，陡然臉橫怒，暈狠狠的向竹筠望得一望，不覺又笑起來，說：「這人說話真是不知輕重。鳳琴妹妹一個女孩兒家，這姓馮的住在他們寓裏，又是我們那位韓老伯憐念故人的厚意，這是我知道的。與鳳琴妹妹又有甚麼相干？到了你們男子嘴裏，便公然以不肖之心待人，若是被鳳琴妹妹聽見，看他饒你不得。過竹筠自己覺得適才說的話有些大意，見錦文動怒，心中甚抱不安。後來見錦文嫣然一笑，纔將這顆心放得下來。忙趁勢拿話搭訕，說道：「小姐適才疑惑這姓馮的留滯日本情節可疑，我心中也是一般著想。昨夜因爲他困頓已極，未肯擾動，好在醫士說他此時病勢已退，祇

須調攝得宜可冀立愈。今日時候尚早。小姐何妨順攏敝寓。我們來詢問他。畢竟因爲何事被人略騙。幾有性命之虞。他若是思念故鄉。我還替他覓一便船送他回國。也不枉我這一番救人救徹……此時兩人剛並肩倚在一座小亭欄干上面背後。便是一株梧桐高樹。那一片斜陽從綠陰裏面透露出來。剛剛射着錦文嬌靨。越顯得紅腮翠鬢異樣鮮豔。竹筠逾看愈愛。說畢這話。靜待錦文回答。凝神了好半晌。錦文才懶懶的答道。想當初我同鳳琴妹妹還有令表妹妹。娉娉那時候。耳鬢厮磨。性情浹洽。當這春花秋月幾乎沒有一日不在一處。晤對說不出。當時輕憐密愛。往事如雲。不堪回首。使人增無窮滄桑之感。一曾幾何時。我是伏處東瀛。曾未能稍展抱負。裨益祖國。想見姑娘滿腔塊磊。英雄如此。我輩鬚眉。能無顏汗。一令表妹妹。娉娉呢。又遠嫁重洋。難圖良覲。只有鳳琴妹妹。在三人之中。年紀最輕。性情又極憨媚。近歲以來。也是雁息魚消。不常通訊。還不知道他目下究竟。是近侍慈顏。還是遠依嚴父。難得這馮家少。

爺打從鳳妹妹那裏來的大可借此一詢伊人近况。我便隨你去會他一會也罷。（不爲阿祥仍是爲的鳳琴固然情有獨鐘亦寫得出錦文小姐身分）竹筠見錦文肯答應到他寓裏心中十分快慰兩人便一前一後離了公園也不乘車逕自步行前去阿祥此時身已出險加着竹筠待他的殷勤已進了好些補品覺得精神爽適心志寧貼已能披衣起坐聽見竹筠回寓身後又走進一個美人來阿祥凝神看去他本來認得錦文見他們走近榻旁阿祥從感激之中更加歡喜先行向竹筠道謝救命之恩又從枕上向錦文施禮錦文微笑命他不要勞動竹筠遂請錦文安坐自家側坐相陪先自扭轉頭來替錦文介紹說葉小姐念大家都是同鄉又因爲馮先生曾經同韓老伯父女住居一處因是特來相訪並乞先生將羈滯日本的緣由詳細說明以釋鄙人等疑慮若是先生精神短少不妨擇要而言……阿祥見竹筠問著往事又知道錦文同鳳琴至好所有一切事迹原無所用其隱諱遂慨然將跟隨素君父母東下的用

意一一訴說出來。竹筠這時候只微微點首含笑不言。（特不知竹筠此時念及求婚鳳琴當作若何感想）阿祥又說到九江略賣鳳琴幾乎被擄劫上船。幸虧馬路上遇見一位外國婦人突的出來將鳳姑娘救得出險……錦文聽到此處不禁拍手驚訝道：「奇呀！這外國婦人又是誰呢？何以萍水相逢便肯拔刀相助？不是我說句媚外的話，此時若在我們中國婦女怕就遇著一百個也無濟於事。」（且緩說着）說畢不禁一手扶着椅背立起窈窕身軀，浩然長嘆：「竹筠偷看錦文如此情形，十分好笑，嘴裏適含著一口齏茶，到此已不禁笑得噴得出來，忙扯出一方手帕拭著格外交笑聲，大縱錦文見而不悅，掉轉臉來責問竹筠道：「你敢是笑我推崇外國婦人，我適才原說過的，我這話不免媚外，然而你究竟想想我這鳳妹妹，若不是這外國婦人相救，還不是墮入奸人陷阱，生命定且不保……」竹筠見錦文真個生氣忙竭力忍着笑，搖手答道：「我笑小姐說的話真真不是媚外，還是媚內，小姐你猜這救鳳姑娘外國的婦人他畢竟



是誰錦文聽這話裏有因兀的將粉頸一扭說道我不相信難道這婦人不是外國人轉是我們中國人不成竹筠笑道老實告訴小姐罷這婦人不但中國人還是小姐朝夕思念傾慕不已的舍表妹娉娉……阿祥先前聽見他們兩人在此辨論已經打斷自家的話頭凝神聽竹筠講話及至聽見竹筠說出娉娉來也驚笑道原來就是金姑娘怪道那時候有些面善我因爲離着他們太遠又被他們捆縛住叫我施展不得金姑娘那番裝束遠遠看去便活是一個外國女人模樣鳳姑娘經他救得去自然萬無一失了俞先生既知道這人是金姑娘鳳姑娘以後的事蹟俞先生想也是會知道的鳳姑娘近來不知還在武昌還在蘇州乞先生詳細告我讓我放心（在錦文方面只注重金娉娉在阿祥方面又只注重韓鳳琴各人有各人心事寫來好看）錦文忽然聽見竹筠說出這外國婦人便是金娉娉這一種快樂真是再沒有可以形容不酌的眉飛色舞笑着說道好呀我適才這一番頌讚的話除得我這娉娉姊姊誰

遠。可。以。稱。當。得。起。我。這。姐。姐。的。爲。人。莫。說。是。遇。著。自。家。鳳。妹。妹。遇。難。他。自。然。要。慷。慨。相。救。便。是。尋。常。的。女。子。被。奸。人。擄。劫。既。已。落。在。他。眼。裏。他。也。決。不。肯。視。同。陌。路。他。的。俠。骨。婆。心。是。他。的。天。然。情。性。（幾。個。他。字。真。是。錦。文。姑。娘。心。服。口。服。之。語。脫。口。而。出。其。樂。可。知。）說。到。此。處。又。皺。了。皺。眉。頭。轉。望。着。阿。祥。說。道。他。既。然。救。了。鳳。妹。妹。你。是。同。鳳。妹。妹。在。一。處。遇。難。的。何。以。獨。不。將。你。一。齊。搭。救。出。來。這。其。中。定。還。有。別。的。情。節。（轉。因。娉。娉。不。救。阿。祥。反。疑。阿。祥。另。有。情。節。語。語。深。刻。）阿。祥。歎。息。道。小。姐。你。不。知。道。那。時。候。我。同。鳳。姑。娘。離。得。甚。遠。那。些。奸。奴。原。想。先。將。鳳。姑。娘。騙。得。上。船。然。後。要。將。我。恹。恹。的。拋。擲。江。中。金。姑。娘。上。前。施。救。的。當。兒。其。時。人。聲。嘈。雜。一。時。間。沿。江。行。路。的。人。都。一。擁。上。則。圍。着。一。個。大。圈。兒。將。金。姑。娘。同。鳳。姑。娘。等。人。擁。在。中。間。我。身。邊。的。奸。奴。遠。遠。瞧。見。勢。頭。不。好。那。裏。還。敢。上。前。我。見。鳳。姑。娘。已。經。遇。救。心。裏。已。歡。喜。不。過。幾。乎。忘。却。自。己。也。在。難。中。（寫。情。字。入。木。三。分。）只。咧。着。嘴。在。那。裏。大。笑。也。不。知。道。喊。救。只。怪。我。自。家。不。好。

也怨不得別人。金姑娘他只知道鳳姑娘一人。那裏會猜得出另外還有一個馮阿祥呢。遙想鳳姑娘過後再將我告訴他那裏還來得及呢……俞竹筠聽見這話益發在旁邊點首不住（此等處均係作者微細之筆，不可不察）錦文笑道：「哦，這就是了。我說怎麼娉姐姐不趕來救你呢。然而今日你到這日本想定是那些奸奴將你挈帶得來了。他們帶你到日本又有何種用意。你何以又一病不起。不是僥倖。雪夜遇見俞先生怕你不葬身異域呢。阿祥不禁淚流滿面，哽咽說道：我爲鳳姑娘而死，原自死而無恨。當時那些奸奴陡遇此變，又見那刁姓老婦同那個姓蕭的一齊被金姑娘交給巡捕，他們也就大家逃遁。惟有前夜被俞先生第二起打死的那個劉國強，再險毒不過。其時早經將我藏過一旁，約莫去江邊有三五里遠，近山深林，密人迹不到的所在。同他一個朋友商議這朋友就是第一次中了俞先生手槍的，他名字我不知道，他叫甚麼。只聽得劉國強喊他叫做焦五，思量便將我置於死地，也沒有益處，便拿話恐

嚇我如聽他們調度可以饒我一死要帶我到廣東販買猪仔的地方將我變換出錢來償他們損失我其時見鳳姑娘不死我便願意求生（俱寫阿祥對鳳琴用情之深此俞竹筠聞之所以翩然變計也夫）沒口的答應我也有我的主意一俟遇着人烟稠密之所我便喊叫起來叫他們死活不能逃脫我手以雪仇恨他們不知道我的用意只將我當做一個無知無識雛童看待當夜便搭了下水輪船逕赴上海詎料上船之後我既有心防着他們他們也有心防着我將我鎖閉在一個房艙裏飲食洩便都不容我出艙門一步其時我想了在船上時候你們不容我施展抵了上海碼頭無論到甚麼地方斷沒有個不換船的道理難道也不容我出艙門麼計算已定我也不露一毫聲色他們見我可欺遂緩緩的才將要賣我的話告訴我反求我不要倔強又說賣到英國或是美國一般可以發迹又拿海外華僑興家立業的話比譬給我聽我便裝出歡喜模樣千依百順咳也是天不可憐我約莫才要到鎮江我忽然在

船上病了。這病的勢頭異常凶猛。多因在名利棧房外面施救。鳳琴姑娘的時  
候。擔驚受恐。又接連幾夜。不曾睡覺。加着同那些奸奴性命相撲。內傷外感。一  
齊發作。幾次昏曠。不省人事。路途之間。既不曾就醫。又不曾服藥。自此以後。老  
實便聽他們兩個奸奴擺弄。及至到了上海。據云。本擬換船。逕赴廣東。那裏曉  
得九江已有公文傳佈下來。捉拿該匪。此是福特梅禮的作用。至此補敘出  
來。劉國強知道此案已鬧大了。既有公文到上海。定然也有公文到廣東。此  
時遂不敢向廣東進發。一個轉念。思量等我病好了。先到日本。再作計較。誰知  
我的病一總沒有起色。依劉國強那厮。早已想殺我滅迹。還是那箇焦五捨不  
得白送了我的性命。思量終須將我賣出錢來。償他們損失。只是我外感雖除。  
一時間元氣未能平復。劉國強更忍耐不住。是以前夜同焦五斟酌。要致我於  
死。我疊經險難。瘦骨支離。原想一暝謝世。更不肯向奸奴等乞命。僥倖竟遇見  
俞竹筠先生。拯我水火。登我衽席。此恩此德。沒齒不忘。萬一殘喘苟延得歸故

國再見鳳姑娘一面叫他知道我自始至終爲他出生入死雖埋骨地下可以無憾說到此際那臉上淚痕益發縱橫橫流個不住俞竹筠慨然說道天地間儘有多情種子像馮先生這樣用心可謂不負鳳琴姑娘了益發告訴你馮先生罷你先生固是相如病渴秋雨茂陵鳳姑娘也是情女離魂春風枕簟……竹筠還待說下去阿祥已愕然追問道哎呀照俞先生說來敢是鳳姑娘病了不成竹筠笑道鳳姑娘豈但有病也幾幾乎去死不遠……遂將金娉娉寫信告訴自己的話一一訴說給阿祥聽阿祥聽畢只恨身無雙翼不得立時飛回姑蘇只呆呆的望著衾褥一言不發竹筠知道他的意思忙勸著說道你且莫忙我們回國之期料也不遠不久還接著故人消息刻下中國正鬧著鐵路風潮一遇時機我們同志也不容久羈此地你且在此好生調攝速冀病愈爲是……錦文此時聽著他們談論芳心中不無增出許多感想暗念當初倒看不出這姓馮的對於鳳妹妹肯用如許深情將來他們這一段姻緣料想自然

聯合只是我呢。（四字腸斷）想到此處未免淒然不樂。却好外面侍者已送進一份晚報來。錦文又怕竹筠他們瞧出自己神情却好趁勢將報紙接在手裏。閱看看到一段輾然笑道：「好呀，竹筠你做的事如今是發現了淺草町中擊的兩人業已死了一個。那一個已由警察送入醫院，大約也難保性命。警署這時候還忙著偵探凶手。我狠替竹筠擔憂呢。」竹筠將報紙接過來看畢，笑道：「奸奴害人性命，我是拔刀相助。路見不平，他偵探兇手，我不但不畏懼，我還要去自行出首呢。」錦文笑道：「我替你多想一事，不如省一事罷。你去出首，你少得要受審訊之累，由他們偵探你，不如不理爲是。」（愛惜之意，已溢言表。誰謂錦文姑娘無情哉？）我替馮先生想此時須趕緊寫一封信去安慰鳳妹妹的心。你們想他這芳心裏雖然自己遇救轉將救他的人生死莫卜，你叫他如何排遣得去？他若接到馮先生的信，這病敢是容易全愈些也未可知……這一句轉將阿祥提醒自己，又苦沈疴初愈，手腕抖戰不能搦管作字，便哀求竹筠替

他代寫一函寄轉中國竹筠想了一想說道若是寫信必然寄至蘇州馮先生。你可知道鳳姑娘住的地址究竟在何所阿祥被他這句話轉問住了一時回答不出竹筠又回頭問錦文道小姐你想來該知道鳳姑娘的住址錦文笑道我同鳳妹妹是在武昌聚首若是問我武昌住址我却知道至於蘇州我生長到今日一總還不曾去過你可謂問道於盲了阿祥異常焦急只是捶胸嘆息錦文道這也不難我倒有個主意據先前馮先生說當日是韓老伯同妹妹一齊東下可想老蒼頭還留居武昌馮先生這信儘管逕寄武昌老蒼頭接信之後他自然會替我們轉寄蘇州這是萬無一失的（誰知却又不盡然天下事固難逆料也哉）阿祥聽了方才大喜便催竹筠替他寫信錦文也不便多所耽擱便乘勢辭了竹筠逕自回寓竹筠此番親送至門外殊覺得有依依不捨之意回房勉強替阿祥寫了一封信交給侍者命他送至郵局自家這一夜裏遂不能好好寢息暗想阿祥對於鳳琴種種舉動其用情之處可謂無微不至



雖然不知道鳳琴對待他的情意何如。然而知己感恩。想他芳心裏未必遂能付之。忽然况娉娉前次來信。明明說他爲着一人而病。這一人現今已杳無下落。將來這一段姻緣。或竟屬之吾兄。亦未可知。云云。照他這話。我如希冀鳳琴同我結婚。便先要希冀這人不出現。世界才可達我的目的。偏生無巧不巧。這人又轉是我將他救得出來。可想鳳琴同我的姻緣。竟是夢幻泡影。未容再生。妄念所幸。目前尙有一個如花似玉人。未有佳耦。我本擬幾次求婚。彼美所以遲遲未敢發表者。總因爲表妹娉娉有此一語。恐怕將來人不負我。我轉負人。今日揆這情形。可知鳳琴之身已有所屬。我若再不向彼美啓齒。豈非一誤於韓再誤於葉特。不知娟娟此豸果肯垂青。及我與否。殊難臆決……竹筠此夜愈思愈窘。真個有輾轉反側之概。再細聽隔房阿祥。竟自睡熟。鼻息沈沈。自家轉有些妬羨的意思。直挨到四更時分。才將主意拿定。無論如何。明日竟須拚着一副羞顏去。冒一冒險。萬一竟邀玉人允許。自是如天之福。卽或不然。也可。

以。一。刀。兩。截。免。得。長。此。牽。腸。掛。肚。爲。情。奴。隸。轉。誤。了。我。捨。身。救。國。的。宗。旨。一  
筆。折。轉。到。此。使。讀。者。知。竹。筠。同。錦。文。結。婚。其。中。有。如。許。曲。折。而。淺。草。町。之。救。阿  
祥。必。出。自。竹。筠。之。手。並。非。作。者。計。出。無。聊。平。空。構。此。樓。閣。也。嗟。乎。擲。筆。作。小。說。  
豈。易。事。哉。一。竹。筠。想。到。此。處。心。地。頓。覺。膏。貼。轉。一。覺。沈。沈。睡。去。又。因。爲。夜。間。失  
眠。直。至。次。日。辰。初。方。才。醒。轉。盥。洗。既。畢。先。走。向。阿。祥。房。裏。詢。問。病。狀。已。見。阿。祥  
下。床。剛。在。室。間。運。動。心。中。大。喜。阿。祥。亦。殷。殷。道。謝。感。激。他。救。命。之。恩。又。同。竹。筠  
商。議。擬。偕。竹。筠。同。往。錦。文。寓。所。謝。他。昨。日。親。來。垂。問。之。惠。竹。筠。剛。待。答。應。猛。然  
一。個。轉。念。忙。笑。攔。着。阿。祥。道。你。目。下。病。體。才。算。新。愈。未。可。過。於。勞。動。這。些。繁。文  
末。節。我。們。都。算。是。異。鄉。骨。肉。原。無。須。如。此。客。氣。改。一。日。候。你。身。軀。十。分。健。旺。了  
再。去。訪。他。也。不。爲。遲。阿。祥。聽。他。說。得。有。理。自。是。不。好。勉。強。只。點。了。點。頭。其。實。竹  
筠。攔。他。的。意。思。那。裏。全。是。愛。惜。他。病。體。因。爲。自。己。今。日。正。要。打。疊。精。神。獨。去。過  
訪。錦。文。以。冀。達。他。那。個。目。的。這。其。間。如。何。能。容。得。你。阿。祥。攙。雜。其。中。誤。他。好。事。

呢（語語詼諧，使人失笑）但是讀書到此覺得俞竹筠此番去向錦文求婚莫不替他有些惴惴，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為錦文是個奇俠女郎，素來又鄙薄男子，知道錦文歷史的料想還記得他當初同鳳琴在金娉娉畫樓之上那一種透關議論，直欲金玉巾幗糞土鬚眉如今忽然跑出一個俞竹筠來，不度德不量力，冒冒失失的，忽然要想他刻鴛鴦之翼，繪蛺蝶之圖，你想有個不乘興而來敗興而返嗎？雖然作謬迂之論，天地亦有陰陽，談悱惻之情，男女原非木石。錦文既翦芙蓉而爲貌，終不能鏤冰雪而爲腸，況且娉娉小妹既已遠嫁天涯，阿鳳癡兒行見別成眷屬，茫茫身世我尙無家，欸欸深情人原有意，你叫他有個不柔懷似水，癡夢如雲，嚙臂要盟，接吻爲禮的道理麼？（真是一篇花團錦簇文字，讀竟爲浮三大白）所以當日竹筠逕在錦文密室之中，千曲萬折，畢竟從齒頰間露出我愛兩個字，戰戰慄慄，靜候錦文發落，誰知錦文竟不曾嬌怒，居然輕輕的還了一笑，竹筠這一喜，真個比二十二行省國民代表舉他做

大總統還快樂十倍（得英雄而爲妻，極人間之樂事，彼大總統何足道哉）自此以後，遂不曾過了許多日子，揀在一個星期便行了結婚儀式。竹筠同錦文在日本結識的一班男賓女賓都趕到會場上來觀禮，可巧阿祥便做了他們一個介紹人當場的人交口讚頌，都誇他們這一對新人。果然是珠聯璧合，兩人在東京左右閒着沒事，遂聯袂向長崎一帶去遊覽山水。度這蜜月過了些時，依然遄返東京。誰知阿祥先前寄給武昌老蒼頭那封信，仍舊原函寄轉回來。上面註明寓中無人，無法投遞的字樣。竹筠同阿祥正猜摸不出其中緣故，他們那裏曉得其時正是素君被訟事纏累收押廳署，老蒼頭剖腹鳴冤的時候呢。（若使此信果達鳳琴，則下文遇合便不足爲奇，却好有此一番曲折，轉使此書情文交至。）直把個阿祥急得要死，十分放心不下。幾次同竹筠商議自家要赴輪回國探問鳳琴下落，轉是竹筠攔着他防他年紀太輕，途路之間獨行踽踽，狠不方便，勸他稍待幾時。一俟中國黨人得手，我們夫婦一定要

回國稍助一臂之力。那時候一齊旋歸故里，萬無一失。你在先多的時日已經耐守下去，又何必在這時候忙着呢……天下的事竟有許多不可思議的地方。俞竹筠這句話不過把來安慰阿祥的意思。你們想想看中國革命的舉動已不知鬧過多少次，數總是旋起旋滅，始終不曾成事。那裏會想到竹筠此番說這話以後，竟不曾隔着許多日子，居然接到武昌萬急電報報告他們革命成功，公然舉了黎協統做民國掌兵都督，疊疊檄文布告天下，邀約那一班僑居日本的黨人趕快回國相助，爲理竹筠這一歡喜真是眉飛色舞，拿着電報飛奔到內室告訴錦文。錦文不禁額手稱慶，這個信息少不得也被阿祥聽見。阿祥的意思更是奇怪，也不說此番革命克奏膚功是清廷二百六十年氣數當盡，他轉疑惑老天特地要成就他同鳳琴這一段姻緣，所以不先不後鬧出這一番大舉動出來，做了他回國的導線。彭楚藩是他的氤氳使者，瑞莘儒是他的月下老人，越相越快活手裏拿着那張電報只管咧着小嘴嘻嘻笑。

奇闢之論却不能說他無理蓋論天下大事雖不必盡然至於論這一部俠鳳奇緣倒是全賴著此事作個歸宿真是奇而又奇。竹筠看見他這模樣也覺得好笑便近前問著他他居然便將這意思告訴竹筠竹筠聽了拍掌大笑說道照你這樣說法他日民國成立建設共和我定然做個發起的人聯合同志敘出你這一番大功將你同鳳姑娘兩個人鑄他一對銅像建設在武昌門外做個極大紀念你看可好不好阿祥笑道哎呀這個如何使得我不過同你談着取笑你便拿這話來奚落我我尙不會替民國出著一手一足之力貪天之功居然勞諸君鑄起銅像若是黎都督他們豈不要鑄個金像銀像麼（阿祥不敢貪天之功竟肯老實說着這話尙不失爲明白世尙有希圖銅像者乎可以阿祥爲鑒矣）兩人正在室中談得高興錦文早從後面盈盈走得出來便問他們何以如此快樂阿祥怕錦文聽見要嘲笑他忙忙望着竹筠搖手叫他不要將適才的話告訴錦文竹筠笑道告訴他又有甚麼妨礙呢竟不答應阿

祥便將兩人所說的話都講出來。錦文也是好笑。欸欸的說道：馮先生，你這用意倒還不錯。將來改革政體，雖然沒有朝廷爵賞，然而論功授獎，却是不可少的。你們固然是說着頑笑，我怕將來竟有一般自命元勳人，較論長短，爭功於政府。政府之名器有限，志士之希望無窮，萬一再因此別起風潮，弄成內亂，則今日一班舉事偉人不爲功，首定爲罪魁，那倒也是極可憂慮之事。（嗟乎，姑娘之言，不幸而中，瞻望前路，我憂安窮。）要知道今日的舉動，大家全然爲的是政府不良，喪權辱國。長此以往，怕中原大好河山竟斷送在胡人手裏，所以不得已才出此激烈手腕。至于種族思想，還是第二層文字，比不得當日擁戴君主，甚麼攀麟附鳳，逐鹿從龍，一概都是沒有的事。凌煙閣上既不許畫圖，武昌門前又何須鑄像？一概末煞。姑娘真是眼高于頂，筆大于椽，願當道諸君仔細聽者。）自此以後，莽莽神州爛然功業，固非人人可以做得的也。非一人可以做得的，都要羣策羣力，達而在上做一個有名英雄，窮而在下使做。

一個無名英雄。無名的英雄越多。這民國越是鞏固得好。千萬不可將自己看得太輕。以爲不握政權。便算不得個豪傑。不做都督省長。便算不得個偉人。你們想想內閣裏的總長。能有幾人。合二十二行省的省長都督。又能有幾人。若是你也想去運動。我也想去。資緣勢必至於爭競。爭競不得。必生缺望。缺望既多。必然交關可憐。一個幼稚共和國。大家不去保護他。維持他。轉爲着幾個少數人私見。弄得破敗決裂。轉落得那些腐敗官僚藉口。說是中國究竟不宜民主。轉是君主立憲的好。不易總統。而爲皇帝。定許興出些復辟邪說。簧鼓人心。今日人民的智識。雖說較之當年不同。然而覽此現象。又浸淫這些邪說。勢必一犬吠影。百犬吠聲。那時禍已噬臍。悔之莫及。這不是我們造的孽。是誰造的孽呢。——暮鼓晨鐘。發人深省。不知今日當道聞之。其感想何如。——這還是淺的一層說法。萬一內訌不已。民不聊生。耽耽列強。再借着各保權利爲名。以爲民國政府沒有維持治安的能力。竟引兵窺伺。各據土地。我若是坐視不理。呢。瓜



分。之。禍。便。在。目。前。我。若。是。據。理。力。爭。呢。財。既。不。足。以。練。兵。兵。又。不。足。以。禦。外。彼。爲。刀。俎。我。爲。魚。肉。宰。割。任。意。呼。籲。無。門。媚。外。者。或。賣。國。以。求。榮。厭。世。者。至。祈。天。以。乞。死。則。今。日。極。快。心。之。境。皆。他。日。極。痛。心。之。境。稍。一。轉。念。可。爲。寒。心。（此書全以議論見長，觀於起首數回，幾使人一讀一擊，節矣，不圖文章結穴，仍有此一篇慷慨淋漓文字，固見作者餘勇可賈，然首尾照應，一絲不亂，是好章法。）

錦文愈說愈覺沈痛，粉臉淫淫，直欲揮洒清淚起來。阿祥在旁邊聽着，直嚇得冷汗浹背，將適才一團豪興，如在冰窖裏，一般幾乎渾身抖戰，不禁五體投地。

（我聞姑娘議論，我亦欲拜倒石榴裙下，豈獨阿祥？）慨然說道：「小姐的話，真是言言金石，我自悔起先少不更事說的話，全然不明大勢，不合大義。此後還求小姐不棄，愚蒙隨時指導，我教誨我則生，我者父母長，我智識者便在小。姐。說。着。在。地。上。叩。首。不。已。」錦文轉破涕爲笑，一把將阿祥拉得起來，說道：「這又算甚麼呢？我不過因爲聽見你們這幾句頑話，轉觸起我憂國的深心，背地裏大家。」

談論着好頑其實我一個女人家又有甚麼偉大見識勞你這樣欽佩倒轉叫我汗顏錦文一面說一面便拿着眼睛去瞧竹筠只見竹筠開口誰知他正在伏在一張寫字桌上低頭瞧着一本袖珍日記用一支鉛筆飛也似的在那裏抄寫錦文笑道我們在這裏講話你竟一共也不理我難道我說的話便沒有一句可以聽得竹筠擲了筆站着大笑起來說道夫人太謙你瞧瞧我這日記本子上寫的是甚麼夫人在此演說我早代夫人做了一個速記生夫人還要見責這不是冤屈死了人嗎正是

偉論豈徒驚四座 妙才先自錄千篇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寫竹筠錦文阿祥各人有各人心事各人有各人神態神妙欲到秋毫如畫設色無一雷同真是妙筆

論銅像一段何等光明俊偉真使有功民國諸君一齊俯首惜乎錦文姑娘

徒有是言而不能一一嵌入偉人心底爲可惜耳。原評

鳳琴病阿祥亦病未賡同夢之什先爲同病之憐亦情史中一段趣話也。人非太上孰能忘情豪俠如錦文且鑒於阿祥鳳琴一往情深遂自觸身世之感慨允吉士之求海角天涯姻緣美滿論其事固堪豔羨論其情亦至正當以視今之英雌動輒借奔走國事之名標獨身主義之幟而多露宵征私德至不可問者其賢不肖相去何如哉。

錦文憂時之論亦透關亦沈痛不圖民國成立以來種種敗象已爲一女子具先見之明一口道盡。

嗚呼權利之爭縱令亡國滅種有所不悔卽有千百錦文爲生公之說法亦無如頑石何也。獨鶴評

### 第三十七回 江濤滾滾送客歸帆 天網恢恢請君入甕

錦文遠遠看去原來竹筠早將他適才所發的議論一一都膽清在上面簡直

一個字不曾遺失。不禁暗暗好笑。指着竹筠說道：「這人真可謂愛而不知其惡了。這又算甚麼呢？」（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竹筠笑道：「我也沒有別的用意。我思量將夫人這一番話。明天打個電報。送至中國上海報館裏。做他們一篇社論。警覺我們四萬萬同胞。我還記得當初表妹娉娉親口告訴我。說他同鳳姑娘訂交的原因。便是因爲在報上看見他一篇國會平議的文章。如今像夫人這一段透關的論說。想也不亞鳳姑娘手筆。天下事無獨必有偶。夫人同鳳姑娘真可算得珠聯璧合了。」（又回抱本書第三回情事。真是隨手生發。相映成彩。）阿祥站在一旁。聽見竹筠稱讚錦文語中。又牽涉到鳳琴雲時。臉上便露着無限得意顏色。忙插嘴道：「古來有個難兄難弟。如今葉小姐同鳳姑娘。也可算得是難姊難妹了。」錦文連連擺手向竹筠微嗔道：「你們真算是少不更事。目下中國亂得甚麼似的。你們還有這閒情逸致。竟要向報館裏去鋪張揚厲。同那一班文人墨客爭競文章價值。起來豈不可笑。我問你們如今第

一件要緊的事須大家斟酌個回國辦法我們究竟預備在那一個省分起事也沒有冒冒失失大家一闕歸國的道理凡事宜先定方針你的方針定了沒有……這一句話轉把竹筠提醒了連連說道不錯不錯事機急迫如何究沒想到這一層……竹筠話還未畢忽然廳上的電話鈴子叮叮噹噹響動起來竹筠忙跑出外邊聽了一會匆匆進來告訴錦文道原來我們同志的人也正在中國會館提議此事囑我前去會議他們倒也知道提議及此我立刻便去同他們斟酌再定行止阿祥說道我也陪著俞先生去走一趟錦文點點頭等他們出門之後自家便向房間裏去打疊隨身細軟恐怕起身蒼猝臨時不及檢點却好忙至日落時分竹筠已同阿祥匆匆的回寓錦文便問今日所議之事如何竹筠笑道目前各志士可算都接到武昌電報紛紛都擬回國辦事除得湖北一省業已光復外其餘不曾光復的省分擬各人承認一省大約以本省人辦本省的事居其多數我其時身列會場心口商酌本想便承認了江西

又因爲馮先生放鳳琴姑娘不下立意囑我承認江蘇我却不過馮先生意思遂當場宣布了這宗旨好在江蘇地方廣大承認的並不止我一個人分頭辦事正自無礙後來大家承認定了業已發了電報到武昌候武昌都督命令然後買輪東駛錦文先前聽著只管點頭後來又聽見他們發電到武昌取決行止不禁啞然失笑說道這個辦法却是畫蛇添足了武昌都督大局草創內籌糧餉外禦北兵料想日不暇給況僑居日本的志士不下千人都督未必一一知道誰是誰省的人便命誰去指揮一切將在外君命尙且不受是恐防掣肘的意思今日的事要在大家肩此重擔能幹的便趕着去幹何必又多此一番手續遷延時日依我的主張大家既已議定祇須發一電報報告一切萬不可再等覆電他人我不能干預你既然認定了江蘇你此刻便發一電說是已經取道東下明日我們便卽動身你放心將來斷不至有獨斷獨行的處分（幸錦文姑娘如此斬截是以不先不後適與北門行刑者相值否則鳳姑娘性命

殆哉。阿祥大喜，益發佩服錦文智識，竟非男子所及。竭力贊成，自不消說。得竹筠也，覺得這話狠有至理，便連夜出去號召他的一班同黨，約有三五百人，都是聽候竹筠指揮的。次日，便陸續上船，手鎗利刃，各人暗暗藏在箱篋之內。行蹤詭密，一時人却瞧不出軍隊形迹。沿路換船，大家都不離左右，所以抵了蘇州，神不知鬼不覺的預備定期舉事。因爲阿祥既無拳勇，又無軍事學識，竹筠是以只分派他在船上執掌會計事務，兼管收發文件。量材器使，愈竹筠真有大將之風。竹筠甫近碼頭，城中黨人已知消息，連夜的上船接洽，並報告雙統領近日舉動，大旨說程撫台頗有心反正，惟懾於雙統領兵力未敢妄動。雙統領近來益發以殺戮黨人爲事，連日以來被他破獲機關，隨時正法的業已不少……惟是其時諸黨人尙不知蕭楮卿告密是以並未述及鳳琴一節。情事竹筠又問他們軍隊可曾運動成熟，他們答道：所有省裏的新軍抱的都同我們一樣宗旨，但是巡營兵士旂人居多，却未敢冒昧。同他們接洽，便是。

接洽怕也。無用。少不得。有一番酣戰。竹筠聽了。暗自沈吟。一回。隨卽發遣了他們。叫他們在城裏乘機行事。只須我們一進了城。你們便去聯合新軍。直撲旂營。四面包圍。出其不意。料想他們未必遂有抵禦能力。如若他們願意投降。我輩亦不可多所殺戮。當下衆人都答應了。依然紛紛散去。這一天。竹筠見各事已經妥帖。派了幾個有名望的志士。向別的城門進發。自家便同錦文帶着心腹兵士。約有百名之多。來攻北門。詎料入城之初。便從無意之中。先救了鳳琴。姊弟夫婦。非常快樂。一面著人送鳳琴。姊弟上船。一面便向巡防大營進發。去救鳳琴眷屬……且說郁金標。自奉了鳳琴之命。去向學校送信。及至到了學校。已知道統領業已派人將壽琴拿獲。他只急得躁了躁脚。又跑回大營。更是吃嚇不小。早見鳳琴。姊弟已擁出北門。行刑。自家心緒如麻。走頭沒路。含著滿胞。眼淚。重又跑入營倉。一眼瞧見他妻子。正坐在那裏痛哭。郁金標恨得將他妻子。一頓痛罵。說咱原叫你快領著小姐逃走。你不聽咱的話。如今弄得這步。



田地哭也沒有益處。太夫人此時在那裏呢？咱們還須打別的主意。他妻子拭了拭眼淚，剛待回答，忽然覺得滿營的兵士大家交頭接耳，像是議論甚麼重大事件似的。倉皇情狀，看去狠叫人詫異。郁金標知有變故，更不同他妻子講話，如飛的跑出來詢問消息。內中便有好多兵士告訴他道：「郁四哥，你還坐在夢裏，你通不知道外邊黨人已入了城，正不知有許多軍馬，少待片刻，統領必有命令我們大約准許要開火了。」郁金標故作失驚問道：「這話可是真的？」又有一個兵士說道：「這個如何敢造謠言？」適才羅營官押着韓小姐出城行刑，便遇見黨人大隊已經將韓小姐、姊、弟搶劫了去。羅營官抵禦不過，早敗回大營，只不敢進去稟見，怕統領要辦他的罪名。他們還在外邊商議辦法呢。郁金標聽見韓小姐遇救，一塊石頭從心放下，不由要咧開嘴來，大笑一個轉念，便趁機說道：「哎呀，羅營官這罪名敢自不小，怕他這腦袋兒保不住在頸項上面了。」統領砍了羅營官，少不得又要派遣咱弟兄們開火抵禦。我想黨人聲勢浩大，各

省。都。有。接。應。咱。們。徼。倖。勝。了。他。料。想。這。小。小。一。座。蘇。州。城。池。也。禁。不。得。他。們。再。來。攻。打。萬。一。打。了。敗。仗。咱。們。兄。弟。們。還。想。有。性。命。麼。羅。營。官。便。是。咱。弟。兄。們。的。榜。樣。咱。們。想。黨。人。原。是。咱。們。漢。族。同。胞。咱。們。弟。兄。何。苦。幫。着。旗。奴。殺。饒。同。種。目。前。清。朝。氣。數。已。盡。識。時。務。的。算。是。好。漢。咱。們。弟。兄。還。該。打。一。個。好。好。主。意。……

郁。金。標。故。意。在。操。揚。上。指。手。劃。腳。的。演。說。四。面。圍。攏。的。兵。士。越。聚。越。多。在。這。個。當。兒。也。不。知。是。誰。便。覺。得。一。片。拍。掌。的。聲。音。如。雷。而。起。內。中。又。有。人。高。聲。吶。喝。道。站。隊。……站。隊。……軍。營。的。規。矩。大。凡。軍。心。變。動。不。待。長。官。命。令。思。量。舉。事。便。例。行。喊。起。站。隊。來。站。隊。之。聲。未。絕。立。時。全。營。之。中。倒。有。大。半。營。的。人。一。例。的。魚。貫。立。正。衆。人。便。公。舉。郁。金。標。演。說。郁。金。標。又。將。適。才。的。道。理。侃。侃。說。了。一。遍。大。家。莫。不。異。口。同。聲。的。喊。着。贊。成。贊。成。這。時。候。却。好。羅。營。官。也。在。其。列。見。軍。心。已。變。却。好。可。以。掩。護。自。家。失。脫。要。犯。的。大。罪。挺。身。出。來。向。郁。金。標。握。手。郁。金。標。大。喜。便。請。羅。營。官。發。令。大。家。願。聽。驅。遣。……衆。人。剛。在。這。裏。紛。亂。不。無。有。些。風。

聲傳入內帳。雙統領此時還不曾知道。鳳琴被劫。黨人入城的消息。不過防着自家兵士存有異心。立刻遣了自己一個心復拿着令旂飛馳出來。彈壓命他們各歸隊伍。那個心腹正是旂人糊裏糊塗的跑至操場宣佈統領的話。還不曾說了兩句。一顆首級忽的伶伶俐俐滾下來。尸首平空栽倒在地。還不知是誰人所殺。大家見禍事已肇。勢成騎虎。更不容遲緩。羅營官一聲口令。大家便向空中放了一排槍。掉轉隊伍。直奔統領帳裏。殺來統領見事不妙。好在帳前還有他的親兵。更不待統領命令。便上前迎敵。互相攻擊。硝烟彈雨瀰漫空際。郁金標乘勢又跑向各軍隊裏。竭力去運動。不轉眼之間。可算全營反正。那些迎敵的兵見勢不佳。除得被彈子擊死的不計外。其餘全行倒戈棄甲奔避。不遑雙統領已不知去向。羅營官見事已大定。隨即收集隊伍。將轅門那個大纛。旗一霎時換了白色。義旗飛舞空際。此全是郁金標之功。迴想當日素君救拔此人之時。可謂識人。一及至俞竹筠同錦文並轡而來。猛然見此情狀。轉大。

大。吃。了。一。驚。勒。住。部。伍。命。衆。兵。士。在。營。外。向。空。放。了。一。排。槍。裏。面。旋。卽。也。放。了。一。排。槍。相。答。這。個。規。矩。便。是。互。相。接。應。的。意。思。少。頃。遙。見。營。裏。一。個。人。騎。着。一。匹。快。馬。馳。近。竹。筠。軍。隊。之。前。手。中。並。無。軍。器。這。邊。兵。士。閃。過。兩。旁。竹。筠。將。轡。頭。扯。了。扯。兩。馬。相。合。那。個。人。便。跳。下。馬。來。向。竹。筠。行。了。一。個。軍。禮。竹。筠。欠。身。還。禮。便。問。那。人。姓。名。那。人。口。稱。姓。郁。名。字。叫。做。金。標。隨。卽。將。在。軍。營。運。動。反。正。的。話。說。了。一。遍。並。請。竹。筠。入。營。檢。閱。軍。隊。竹。筠。問。道。你。們。統。領。首。級。何。在。一。問。得。利。害。可。見。竹。筠。精。神。一。郁。金。標。又。道。此。事。實。不。敢。相。欺。雙。統。領。見。軍。心。已。變。乘。隙。逃。遁。一。時。尙。無。從。探。其。蹤。跡。大。營。無。主。務。望。軍。長。速。與。維。持。免。生。他。故。……竹。筠。回。首。望。著。錦。文。不。免。臉。上。露。着。遲。疑。顏。色。錦。文。知。道。竹。筠。用。意。遂。向。郁。金。標。問。道。此。番。全。營。反。正。可。算。全。是。你。的。功。勞。你。在。營。中。現。充。何。職。何。以。知。道。我。們。軍。隊。入。城。竟。肯。出。此。義。舉。你。須。祥。細。說。出。來。使。我。們。知。道。此。中。原。委。郁。金。標。忙。道。咱。原。在。營。中。充。當。什。長。咱。們。統。領。他。是。旗。人。咱。們。衆。弟。兄。早。想。替。漢。家。出。力。

只是苦於職分太卑，未敢妄動。昨夜因爲謀救韓家小姐，咱同妻子竭力。不料統領竟在今日清晨發下行刑，命令巧遇軍長大隊，救得韓小姐性命。行刑的羅營官也因爲身負重罪，不敢往見統領，却好經什長幾句話運動，全營弟兄們大家贊成，是以唾手告了成功……錦文聽畢十分奇異，又問道：你同韓小姐有何感情，便思量救他性命？郁金標道：這其中情節却非一言可盡。簡捷說去，便是因爲什長曾受過韓小姐的老人家大恩，軍長們如若不肯相信，此時韓太夫人尙在營倉，什長已命妻子將他老人家救得出險，安然無恙……竹筠拍掌大喜，向著錦文說道：這不消說了，看你這般忠肝義胆，使人可敬。可知你尙且不負韓老爺定然也會不負中華民國事，不宜遲，我們便進營去料理罷。郁金標聽了，方才大喜，便在前引導。竹筠、錦文率領許多義軍，緩緩並轡而行。馬上笑談道：奇極奇極，蘇州光復，看似我們夫婦稍効奔走之勞，不圖這一段偉功仍出自韓老伯之手。韓老伯身居千里之外，竟能使桑梓之鄉。

不折一兵不費一矢。坐收奇効。照此看來。韓老伯可算功人。我輩竟做了他一般。狗真是可喜。（運動巡防軍隊。全賴郁金標。郁金標所以運動軍隊之心。全是因爲思救鳳琴而起。至於所以欲救鳳琴。又因爲素君當年一串鈔票之恩。因果相牽。奇幻莫測。論事迹則君子修德必獲報。論文章則首尾相生。一絲不亂。經俞竹筠夫婦口中輕輕點出。此書乃覺出奇無窮。）剛說着話。已到內營帳內。其中還有好些上級軍官。齊齊都向竹筠行禮。竹筠都用好言安慰。錦文此時便命郁金標引着他去見鳳琴母親薛氏。在先並不知道鳳琴姊弟就刑之事。及至王郁氏將這番情節一一稟告薛氏。又驚又喜。娘姨抱着意琴侍立在側。彼此相對默然無語。後來又接連聽見外邊鎗聲。還不知道是凶是吉。正坐在營倉裏聽候消息。忽然看見郁金標領了一位女將軍進來。容光絕代。走近自己身旁。深深的鞠躬行禮。嚇得薛氏茫然無措。轉是郁金標略略將今日事迹表明。薛氏才知道全營業已反正。雙統領逃遁無蹤。心下大喜。重又向

錦文拜謝搭救女兒之恩。錦文謙遜道：道途迂遠，來遲幾日，轉累師母，多受驚恐。甚抱不安。此地非久談之所。鳳妹妹等姪女已命兵士將他們送至船上。師母此時還是先回公館呢？還是先到船上去同鳳妹妹們相見？薛氏是個胆小的人，婦人見他們軍務倥偬，不便耽擱他們的事。遂向錦文說道：前日被這裏軍人將舍間擄掠的，不成模樣。家下僕婢俱逃，主持無人，意欲速行回家料理一切。至于小兒女輩，既蒙救護，也不忙在一時相見。錦文連聲道：好旋又指着王氏向郁金標問道：這人想就是你的妻子了。王氏十分乖巧，早已瞧出錦文如此舉動，知非尋常人物。見錦文此時詢問著他，忙跑上一步，伏地叩拜。錦文彎着腰，一把將他扯住，笑說道：你們夫婦建下如此功績，實在令人欽佩。我們都是爲民國出力的人，何消行此大禮？此次師母急於要回公館，就仰煩你帶着人將我這師母送回去罷。至於你的丈夫，我還要帶他回帳，恐怕另有差遣他的去處。王氏此時已立起身子，連連答應說：請小姐一切放心，咱依着小姐命。

令親送太夫人回府。決不有誤。錦文大喜。又向薛氏告辭。並說一俟城中大局平定。親送鳳妹妹們到師母公館裏再行拜謁。薛氏謙遜。著錦文一直送出營。倉門外只見郁王氏早已派遣了人在外面喚進幾頂官轎。讓薛氏以及娘姨婢女等人坐入之後。自家在後邊親自押著滔滔滾滾出了營門。一路上有知道這件事的都隨聲附和議論着。韓家素來仁厚。斷不至遭意外之禍。今日果然不出我們所料。可想天道福善禍淫。是再也。不會錯的。且說竹筠當時在營中部署一切。井井有條。衆軍官莫不心折不曾隔了多時。外邊的各志士已全行由各城門進城市。塵不驚。人民安堵。大家都得了巡防營反。正消息。齊圍攏了。來見竹筠。竹筠快慰非常。便在營中開了一個臨時軍事會議。預備派人到撫署裏。向程撫台接洽。其時營中兩位上級軍官挺身出來。願擔此任。竹筠允諾。這兩位軍官立刻帶了二百名小隊。馳向撫署去了。錦文此時已盈盈單身入帳。何以不提及郁金標使人詫異。竹筠問了韓太夫人。現今若何安置。



錦文遂將郁王氏送韓太夫人回轉公館的話說了一遍。竹筠見各事已經粗粗布置，便擬同錦文回船去見鳳琴。錦文笑向竹筠說道：「還有一件要緊的事，你如何便忘却了？」竹筠凝了凝神，只想不起何事，笑說道：「此番舉事，僥倖成功，自謂各事均已妥帖。夫人如何還出此言？」我自愧初膺大任，心緒如麻，有想不到的去處，還請夫人明白告訴我。」罷，錦文笑道：「鳳妹妹被禍之由，固出於雙統領慘酷手段，然而雙統領他並不知道鳳妹妹是我們同黨，這其間却有個人挾嫌誣陷，跑來告密，是以險些喪了鳳妹妹姊妹性命。我們救出鳳妹妹之後，鳳妹妹已將大略情節告我，知道只是他專注重救他母親臨行之時，尚諄諄見囑，他却不曾託我們捕捉這奸奴。然而你既操本省生殺之權，有功者固不可不賞，有罪者亦不可不誅。萬一再容這奸奴逍遙法外，所謂不除荊棘，終礙芝蘭不去。鷗臬終傷鸞鳳，論私情固有情良朋誼，亦有虧國法……錦文尚待再說下去。竹筠早已跳起來，說不錯不錯，我如何竟將這事忘了。難得夫

人提醒我這奸奴是誰叫甚名字住在何所請夫人從速告我我立刻命人去捉進營來遲了還須防他逃遁錦文笑道不瞞你說我也防着這厮逃遁是以擅發命令剛才便在那邊差遣了郁什長帶着兵士前去捕捉（錦文姑娘所以不同郁金標一齊回帳緣故在此點明）不久想也該到了原來這厮便是在九江陷害馮先生同鳳妹妹的那一千人羽黨他名字叫做蕭楮卿聞知他在先也曾受過韓老師恩惠然而比較郁什長則彼此心地迥不相同古人說修德獲報照此看來却也不可一概而論無怪我們這位韓老師素來抱持厭世主義覺得社會流品尙且不能使人滿意那政界潮流他老先生自然是獨善其身不肯闖入這漩渦了奇怪這姓蕭的因爲九江光復倖逃法網誰知他這奸心不死及至回里轉又思量將韓老師合家一網打盡這顆心也就算得極毒極辣的了錦文說話時間兪竹筠已是怒髮上指便是帳下一班軍官也就磨拳擦掌恨不得生啖其肉又想到雙統領近來殺戮黨人不計其數其間

難保便沒有挾嫌誣控含冤而死的人……俞竹筠同衆人等了一會還不會見郁金標將蕭楮卿捕獲前來便十分焦急登時又加派了二三十名軍士前去幫着郁什長四面兜捕免得奸人漏網且說蕭楮卿自從告密之後又做了眼線將鳳琴內眷一齊捕入防營之後其意本爲希冀重賞誰知當這亂世之秋軍營殺慘黨人已成慣例在先雖有酬賞名目落後告發的人越過越多究竟也沒有人曾得過多少銀子賞號蕭楮卿本是個無賴的鄙夫他不識時務還眼巴巴的以爲建了這樣大功雙統領不酬報他的金銀或者定然有個保舉博取得一官半職他那裏想到鳳琴就獲之後防營裏早將他這告發的人置之不議不論且沒有功夫查問到他（爲楮卿計損人不利己真是個何苦而已）他不識機竅還幾次三番跑到營門外面探頭探腦打聽他自家消息起先還有些兵士用好言安慰他後來見他跨得勤了只管纏繞不清其實那些兵士誰也不敢替他向統領面前稟陳他這意思及至去到三五次上早被

那些軍士潑頭潑臉的大罵一頓。他還嘍嘍不服。又被兵士拿着馬棍打出來。蕭楮卿這一氣真是非同小可。抱頭鼠竄溜之大吉。（讀書至此爲之一快）一頭走一頭恨。著自己利令智昏。何苦白白前去害人與自己。又末有一毫益處。一個轉念。便想到與其做大清國官吏的走狗。倒不如我也去假託一個革命志士。一般還可以巴結上進主意。已定是以防營裏若何審問。若何行刑。他一共也不去打聽他背地裏看見武昌民軍聲勢浩大。他早鬼鬼崇崇背地裏糾合了他那一般無賴朋友。隨聲附和也思量設一個同盟會支部。以爲一經這支部成立起來。萬一蘇州光復。少不得借這名目。好向民軍裏面乞求一份津貼爲餬口之資。（當時如蕭先生用心的人。想也不少。甚麼開會呀。集社呀。總而言之。皆是餬口而已。一語抹煞。言下有無窮感喟。）誰知這一天剛在睡夢之中。猛然聽見外邊槍砲隆隆。人聲鼎沸。自家一咕碌翻身坐起。已有人告訴他。民軍業已破城。不由吃了一驚。旋即穿好衣服。匆匆出門去集合他的一班。

同黨思量舉行一個歡迎大會不多一會又打聽得雙統領逃走全營反正格外高興大家公議說事不宜遲第一要趕緊向民軍那裏露出一露面以便將來有事好同他們接洽蕭楮卿使用了一個同盟支部部長名義結了小小團體一窩風飛也似的向防營趕來（不請自到可謂巧絕在迷信者幾疑此公惡貫滿盈鬼使神差教他自投羅網其實世間一切貪夫一舉一動無非自投羅網而已若蕭楮卿其顯然者也）郁金標率領多人及至圍繞了他的住宅却不料撲了一個空第二起兵士同郁金標會合一處見犯人並不會獲到打聽出他們有個秘密巢穴大家隨即跑向那裏去尋獲依然又撲了一個空正在相顧無策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將他的家小先行鎖扭起來蕭楮卿並不會娶過妻子只有一個老母嚇得只是怪哭少不得隨着他們奔走（嗟乎捕人母者人亦捕其母然則非自捕其母也一聞耳果報森嚴可畏也哉）當時蕭楮卿這一千人挾着一團豪興趾高氣揚的成羣向街道上橫冲直撞過來百

姓們偶然擋着他們道路。他們便楞轉眼睛。珠子大聲吆喝罵道：你們這一班死囚，全然沒有知識。你們知道我是誰？我們便是頂括括的老同盟黨目。下清朝的皇帝都沒有我們尊貴。不要惹我們發起興來。一聲號召，殺得你們全城千千淨淨。雞犬不留。叫你們知道我們這同盟黨的利害……內中便有好些忠厚的父老，伸伸舌頭，埋怨他們無端的得罪了同盟黨。果然一個不尷尬。他們使起性子，便殺了你們有冤也沒處去伸。蕭楮卿聽了這些話，也不做理會。一口氣直跑到防營營門外面。早見左右有十六名衛隊，荷槍鵠立，氣象森嚴。蕭楮卿排開衆人，昂然便想直往裏走。那些衛隊見這樣冒失，那裏容得便上前詰問，攔着不放。他進去，蕭楮卿氣咩咩的說道：我是同盟支部部長蕭楮卿。有話要向貴營軍長面談。你們胆敢攔着不放，是何用意？內中有個衛隊冷笑道：本營關防嚴密，奉軍長命令，無論何人不得擅自入營。你先生既是同盟支部部長，有何憑證請取出來，以便轉達。至於見與不見，還須等候軍長示下。遵

行。況。且。軍。長。此。時。要。務。正。多。應。接。不。暇。任。你。便。真。是。甚。麼。部。長。怕。也。沒。有。工。夫。請。見。這。幾。句。說。話。直。把。個。蕭。楮。卿。氣。得。暴。跳。如。雷。不。由。指。手。劃。腳。大。聲。喊。道。如。今。世。界。是。共。和。了。各。人。有。各。人。的。自。由。甚。麼。叫。做。軍。長。論。起。平。權。大。道。理。來。他。也。不。配。拿。軍。長。兩。字。來。壓。制。我。們。老。實。說。他。也。是。黨。人。我。也。是。志。士。名。分。相。同。階。級。平。等。你。們。不。引。我。進。去。難。道。我。便。不。會。跑。進。去。那。時。候。先。同。你。們。軍。長。講。話。然。後。再。和。你。們。這。班。野。蠻。軍。士。講。話。（滿。口。新。名。詞。由。他。說。得。嘴。響。世。間。固。有。撫。拾。幾。句。新。名。詞。以。恫。嚇。人。者。是。皆。蕭。楮。卿。之。類。也。一。笑。）蕭。楮。卿。剛。在。那。裏。拚。命。的。狂。喊。在。他。的。意。思。總。想。將。這。聲。息。傳。入。裏。面。驚。動。營。裏。長。官。不。至。爲。兵。士。們。阻。塞。賢。路。果。不。其。然。那。一。派。喧。譁。之。聲。遙。遙。的。直。達。帳。內。竹。筠。同。錦。文。等。坐。在。裏。邊。雖。然。聽。不。出。外。間。是。何。緣。故。也。覺。得。軍。營。重。地。總。不。合。有。人。譁。噪。忙。遣。了。身。邊。一。箇。衛。隊。從。速。前。去。查。問。快。來。回。報。那。個。衛。隊。奉。着。命。令。如。飛。的。跑。得。近。前。向。他。們。詢。問。蕭。楮。卿。一。眼。瞧。見。帳。內。果。然。有。人。出。來。心。中。大。喜。深。幸。

其計已遂並不待營門口的。那些警隊分辨引著他。那一班同類擠得上前拉。拉雜雜也說不出一個道理。只顧提著自家名字。左也是蕭楮卿。右也是蕭楮卿。好像他這鼎鼎大名提出來。便令人吃嚇似的。最妙那個出來的衛隊一共也不曾聽出情由。又恐怕延誤時候。軍長見責好在此時。滿耳朵裏都灌的蕭楮卿三字。掉轉頭來便飛跑入帳。稟告道。外間有一個蕭楮卿要見軍長。營門外面弟兄們不肯放他進來。是在那裏譁噪。其餘並沒有別的故事……俞竹筠此時正因為捕捉蕭楮卿的人。不會回營。十分焦躁。猛然聽見這句話。兀的跳起身子。罵道。你們一班人。真糊塗。太不懂事。難得他竟尋到這地方來了。如何還攔阻着不放他進來。真是可惱已極。你快快去傳我的話。叫他們趕緊放這人進來。不可遺誤……那個衛隊聽竹筠說畢。那裏還敢怠慢。又如飛的跑出營來。一面跑着。一面伸着舌頭。暗想。這個姓蕭的不是軍長的好友。定然。是軍長的至親。你看軍長這樣焦急。險些不誤了大事。及至跑到營門。面前見



那個姓蕭的還站在那邊手舞足蹈的講話呢那個衛隊忙近前埋怨着說道兄弟們也太不懂事軍長聽見是蕭先生求見急得甚麼似的罵着弟兄們糊塗命弟兄們快請這蕭先生進見當前那些軍士聽見這話各各吃得一嚇只顧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互相埋怨蕭楮卿聽著好生得意忙伸出一個大拇指頭兒向那些兵士說道如何……隨著蕭楮卿同來的一班人始則見兵士們不放進去也幫著蕭楮卿嚷鬧及至此時聽見軍長請見大家轉噤住了又有這些羞答答的不敢舉步（絕倒）蕭楮卿瞧出他們這種神情疾便說道諸位既然不敢面見軍長不妨在此稍等一等好在軍長是仰慕我的大名單派人請我相見諸位退後一步正自不妨（未得好處互相藉重既得好處便思獨享寫小人心事如畫）衆人答應了蕭楮卿便大搖大擺隨著那個衛隊昂然走過幾重營房直入營帳抬頭一望已見軍長是位西裝少年英雄颯爽身邊坐著一位女郎其餘便都是些武裝軍官肅穆無譁大家都拿眼睛望著自己蕭

楮卿在。這。個。當。兒。早。把。適。才。一。番。高。興。提。在。冷。水。裏。他。在。九。江。本。是。吃。過。女。郎。虧。的。今。日。又。看。見。錦。文。在。座。雖。然。不。見。得。就。是。當。初。在。九。江。捕。獲。我。的。然。而。見。他。又。是。身。作。西。裝。眉。橫。殺。黛。眼。露。威。稜。不。由。渾。身。發。出。粟。塊。起。來。（固。見。锦。文。姑。娘。咄。咄。逼。人。亦。是。蕭。楮。卿。賊。人。膽。虛。）然。而。已。經。到。了。此。處。少。不。得。硬。着。頭。皮。向。座。上。行。了。一。鞠。躬。禮。俞。竹。筠。也。不。還。禮。劈。口。只。問。了。一。句。你。這。厮。可。是。在。九。江。就。捕。過。的。蕭。楮。卿。麼……蕭。楮。卿。此。時。正。鬼。忒。忒。的。深。怕。人。知。道。他。在。九。江。的。事。迹。忽。然。被。竹。筠。第。一。句。就。提。着。他。的。病。根。諸。君。想。想。他。這。時。候。有。個。不。魂。從。頭。頂。上。面。冒。出。去。胆。從。薰。門。下。邊。溜。出。來。的。道。理。嗎。早。已。面。色。如。土。索。索。的。抖。著。說。道。我。我。不。是。九。江。的。蕭。楮。卿。我。是。是。蘇。州。的。蕭。楮。卿。九。江。的。蕭。楮。卿。他。他。是。我。的。兄。弟。得。了。一。個。瘟。病。早。早。在。九。江。死。掉。了。竹。筠。猛。將。案。子。拍。得。一。拍。厲。聲。喝。道。這。厮。胡。說。天。下。那。裏。會。有。哥。子。叫。蕭。楮。卿。兄。弟。也。叫。做。蕭。楮。卿。的。道。理。而。且。你。既。然。在。蘇。州。不。在。九。江。九。江。的。蕭。楮。卿。得。病。而。死。你。如。

何。會。知。道。這。般。清。楚。……蕭。楮。卿。被。竹。筠。這。句。話。一。駁。一。時。對。答。不。出。趕。忙。辯。道。我。我。這。兄。弟。確。係。在。九。江。得。病。而。死。軍。長。如。若。不。相。信。我。那。時。候。押。在。九。江。警。署。裏。親。眼。看。見。他。死。的。一。點。也。不。敢。說。謊。這。一。句。話。將。帳。上。帳。下。的。人。都。引。得。笑。起。來。俞。竹。筠。勉。強。忍。着。笑。問。道。可。知。你。這。廝。是。在。九。江。就。捕。的。蕭。楮。卿。不。然。你。如。何。會。押。在。九。江。警。署。裏。呢。……蕭。楮。卿。才。猛。然。省。悟。覺。得。適。才。的。話。已。說。錯。了。早。撲。通。跪。了。下。去。說。我。蕭。楮。卿。該。死。委。實。曾。到。過。九。江。一。次。但。是。今。日。求。見。軍。長。與。當。初。的。事。毫。無。干。涉。軍。長。又。何。必。重。提。舊。案。竹。筠。重。行。喝。這。九。江。舊。案。姑。且。不。提。我。但。問。你。在。這。幾。日。前。爲。何。在。雙。統。領。這。裏。告。密。幾。乎。誤。了。別。人。性。命。你。見。清。廷。未。倒。便。來。誣。陷。平。民。及。至。義。軍。事。成。你。又。冒。稱。革。黨。寡。廉。喪。恥。蝮。口。蛇。心。萬。一。中。華。民。國。的。國。民。都。像。你。這。樣。豈。不。貽。笑。列。強。留。貽。國。恥。我。早。已。命。人。去。捕。獲。你。歸。案。誰。知。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竟。使。你。前。來。投。首。……竹。筠。剛。說。到。此。處。營。門。外。面。早。有。郁。金。標。同。着。兵。士。多。名。將。他。母。親。已。鎖。扭。前。

來那些同黨聽見這種消息早已紛紛逃竄（收拾此輩筆墨最爲乾淨）蕭楮卿才懊悔自己不該妄冀好處轉弄得身家莫保舊案齊翻一味價只有俯首乞憐的分兒更沒有話可以辨白依竹筠主意便要立刻將蕭楮卿推出轅門外面槍斃轉是錦文攔着說這個且緩他既思量誣害鳳妹妹我究竟不知道這厮同鳳妹妹有何不解之仇必欲置於死地此時便把他明正典刑鳳妹妹心裏諒不舒服最好停會子將這厮帶至船上讓鳳妹妹親自訊他一訊且可從這厮口中追究出當初在九江的同黨後來若何結局然後讓鳳妹妹親自手刃這厮庶幾稍洩胸中憤懣之氣城外商船輻輳益發將這厮罪狀宣佈出來也叫一般社會上人知道陰賊險狠最干天忌害人者適以自害這厮便是宵人榜樣至于罪人不拏古有明訓這厮所犯的罪尙不至累及妻子何況年高老母便可當堂釋放昭示大公……竹筠點頭稱善便是那些營官也覺得錦文措置有方人人心折却好送薛民回府的郁王氏在這時候歸營覆命

竹筠便命他將蕭楮卿的母親好好帶下去送他回家。又命郁金標將蕭楮卿押在營倉裏聽候發落。嗟乎！押鳳琴者此營倉也，押蕭楮卿者亦此營倉也。曾幾何時，禍人者適以自禍，彼欣欣然向防營告密，自以爲算無遺策者，宵復料及有此一日哉！世間一切負心賊子，可以返矣！分派才畢，先前向程撫台署裏去接洽的軍官業已騎馬返營，竹筠欣然迎入帳內，詢問一切，正是

方拔鯨牙來海嶠，重開虎帳展雄猷。

欲知後事如何，且往下回分解。

郁金標在第一回書中幾使人讀之灰心短氣，而不謂在金閫城中竟有此俠義之舉。俞竹筠論功行賞，深加倚畀，宜哉。

蕭楮卿一小人之尤耳。然小人心往往欲害君子，而君子卒不爲其所害。天轉若有意無意，使之顛倒迷惑，所行之事使人可恨，又使人可笑。落後依然成其爲一小人而已。然則人生世上亦何苦樂爲小人而不樂爲君子哉。

原評

郁金標一什長耳。寥寥數言，便能使全營反正。足見軍心浮動之際，最易感誘。不知者以爲小說家言，或過輕率。實則一夫夜呼，征者四起，一部民國光復史，強半如是。倉卒成功，此國基之所以不固也。

蕭楮卿假託民黨私設支會，固是小人行徑。然在光復之初，此等舉動，幾於到處皆是。甚有因此扶搖直上，以鄉曲無賴一躍而爲民國偉人者。舉世沿沿若蕭楮卿者，猶其不幸者耳。獨鶴評

第三十八回 福善禍淫分明天理 花團錦簇美滿姻緣

當時那軍官便稱述程公宗旨，謂義軍舉動極屬文明，深表同意。此時便請軍長從速入署。程公願退避賢路，交代全省事宜，即請軍長定奪。竹筠笑道：程公豁達，我久所仰慕。此番舉動自在意中，但此公德劭年高，久爲全省軍民所仰服。所說退避賢路一層萬難遵辦。我此刻便向撫署一行，又回頭向錦文說道：

夫人在此處也不便久留可速返兵船好同鳳琴小姐暢敘離悰藉慰數年來闊別之感錦文也是一笑旋即命自己身邊女兵備好鞍馬逕自出城……著書到此轉要折回筆端先敘一敘鳳姑娘被救出險上船時的情狀當時倉猝之中錦文他們又不曾告訴他說是馮阿祥也隨着我們一同回國他又萬萬想不到一個杳無消息生離死別的故人會僥倖在這個當兒出現他不過自慶生還又覺得民軍義旗竟直指金閭轉眼間定可以告厥成功河山如故騎在馬上眼見山光水色淺草平蕪都欣然含有笑色及至到了江邊一例的排著無數船舶其中便有幾座小輪煙筒裏還在那裏骨都骨都的冒着黑烟跟前幾個步兵早向那小輪船上招呼水手命他們上前迎接一面便請鳳琴姊妹們下馬鳳琴同壽琴便先後跨上跳板向艙裏走進去艙裏也走出幾個西裝少年上前迎迓那幾個步兵遂將錦文的說話一一告訴了他們他們聽見是自家同志又知道他們爲雙統領捕獲幾乎不保性命大家從傾佩之中

又露著感激的意思。爭著向前來問訊鳳琴。一一向衆人報告名姓。並略敘被禍緣由。衆人才知道他的歷史。又仰慕他一個輕年女子。便抱著如許偉大見識。竟不惜犧牲性命。爲國捐軀。登時互相傳述一種消息。已達到第二隻小輪上面。其時馮阿祥剛在那隻船上。破曉時候。親送竹筠夫婦上岸之後。他一個人愀然不樂。自悔平身不曾研究軍事。學問此番功業。竟不獲廁身其間。又想萬一破城之後。鳳琴家屬自然陷在城裏。砲火無情。倘若玉石俱焚。豈不枉了我這一番跋涉。即使大功告成。或者鳳琴母女因爲怕遭兵燹之禍。在這幾日前頭。竟已挈眷他往。也未可知。我那時便進城相訪。一樣不能遇合一時間。千曲萬折的心事。潮湧心頭。懨懨的遂和衣臥在一張床上。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猛然一覺。驚醒耳邊。只聽見許多人。嘖嘖喳喳。都議論着鳳琴姊弟的事。阿祥是有心的人。耳邊偶觸進鳳琴兩字。不由吃了一嚇。止不住心頭突突的跳。便索要問左右侍者。急切間祇覺得口乾舌硬。連話都說不出來。（凡人驚喜



過望自有如是神態、讀書諸君、苟有遇過此等豔迹者、當能領會其味、勿疑作  
者言過其實也、一笑、更不怠慢、忙忙披了一件大衣、便從這邊船上竄向那  
邊船上、早瞧見船上許多的人、大家都把來圍攏着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阿  
祥已從窗眼裏看見、正是爲他出生入死、患難相從的那個韓鳳琴姑娘、這一  
喜、真是喜到極處、剛待出聲、嘶喚不防、那兩隻船本來相並、經他這一縱兀的  
向兩邊分離、開來江潮蕩漾、其勢甚猛、阿祥一個立脚不住、只聽見撲通一聲、  
浪花飛濺、平空直栽下江心裏去、到此還有折難好事、多磨信然、霎時間人  
聲鼎沸、大家喊着救人、幸喜人多、手衆、早有人將船上竹篙、撩下好幾根去、阿  
祥栽下去時候、重又冒將上來、見有竹篙浮在上面、趁勢便扯着一根、篙子那  
半截身子、便浮起來、船上的水手、彎下腰、一把將他衣領、扯住、輕輕的拎得上  
船來、鳳琴不知就裏、只聽得有人落水、自己也不知道是誰、欸欸的扶在欄干  
上、向外面望、及至水手將阿祥扯得上船、却虧時候未久、不過浸濕外面一件

大。衣。當。時。已。出。另。換。了。一。件。大。衣。隨。卽。吐。了。幾。口。水。一。時。依。舊。安。然。無。恙。此。時。  
 鳳。琴。已。瞧。出。阿。祥。面。目。他。這。一。驚。比。較。適。才。聽。見。人。落。水。尤。甚。暗。念。這。個。人。分。  
 明。便。是。當。初。在。九。江。失。散。的。阿。祥。從。去。年。直。到。今。日。消。息。毫。無。他。若。是。尙。在。人。  
 間。斷。然。不。會。不。通。一。些。音。信。給。我。（如。此。責。備。阿。祥。真。冤。煞。阿。祥。然。而。讀。書。諸。  
 君。雖。在。明。處。鳳。姑。娘。實。居。暗。處。此。等。思。想。自。不。能。免。）爲。何。不。先。不。後。我。被。人。  
 救。得。出。險。到。了。這。船。上。這。多。年。沒。有。消。息。的。阿。祥。偏。生。也。在。今。日。發。現。在。這。船。  
 上。事。有。湊。巧。不。至。巧。得。如。此。境。有。極。奇。不。至。奇。得。如。此。我。此。時。究。竟。還。是。真。境。  
 還。是。夢。中。愈。想。愈。有。些。模。模。糊。糊。起。來。只。管。拿。一。雙。眼。珠。兒。望。着。江。水。發。擰。（  
 神。情。逼。肖。）還。是。阿。祥。更。忍。不。住。從。別。人。手。裏。取。過。一。幅。手。巾。將。頭。臉。擦。了。擦。  
 恭。恭。敬。敬。跑。進。艙。裏。含。着。滿。眶。清。淚。悲。悲。咽。咽。的。喊。了。一。聲。鳳。妹。妹。阿。祥。在。此。  
 你。如。何。竟。認。不。出。我。了。（試。思。人。當。此。時。更。有。何。話。可。說。縮。千。百。句。爲。一。句。祇。  
 有。此。數。語。而。已。我。聞。之。我。亦。怦。然。心。動。矣。）鳳。琴。才。知。道。這。個。千。真。萬。真。真。是。

阿祥也就滿臉淚痕說了一句道我竟不料到此刻會在此處遇見你你起先究竟藏在甚麼地方你早給我一個信兒也叫我放心你這人真是無……說到此早咽住了更不能往下再說又因爲艙裏還站着許多人又有兄弟壽琴在座莊嚴之中露着無窮嬌怨阿祥遂轉身向艙內衆人行了一鞠躬禮並說我與鳳琴女士有些談話請諸君暫退衆人聞他此言遂也不便久留始各紛紛退至艙外壽琴也擬隨着他們走避阿祥又恐自家與鳳琴男女在一處談話不便不免起外人議論遂一把把壽琴扯住向鳳琴笑道這位想就是令弟了我們是一家人如何也要走避起來便請在此處坐一坐正自不妨壽琴方才依然坐在一旁阿祥乃將自九江失散以後這一番蹤迹從頭至尾訴說了一遍一直敘到此次隨着竹筠夫婦回國又告訴鳳琴竹筠同錦文結婚的緣由鳳琴聽到阿祥幾次遇險幾乎損失生命不覺潸然雪涕又因爲自家是個女孩兒也沒有別的話可以慰藉阿祥末了只說了一句你千不該萬不該只

是不該當初瞞着我們悄悄的附輪東下吉凶悔吝生乎動這一番偌大的慘劇便因這事而起你可知道你這一遺失固然歷盡了許多艱險你這不知道我的父親轉因爲去到武昌訪你下落轉被你父親誣陷說是將你殺害了一直提起訴訟父親還陷在羈押所裏好些日期其時幾乎訂成疑讞還虧着我家那個老蒼頭剖腹鳴冤傳得臬臺耳朵裏知道我父親素來方正不是殺人的入此獄才緩得下來……阿祥聽見這話不由恨着自家父親說他老人家做出事來都是異常顛預又不知信了誰的唆使才弄出這笑話來（苗子六之事阿祥已如親歷其境可謂知父莫若子）又想了—想說道這個就無惑乎我在日本寄的那封信不能轉達妹妹的緣故了妹妹適才還怪我自當初以至今日都不曾有個消息給妹妹你那裏想到我在先是在奸人肘腋之下寸步不能自由及至被俞先生救拔出來要寫信告知妹妹了妹妹蘇州的住處我又不曾理會得想要由老伯處轉達誰知老伯又因爲我這父親誣告老

伯轉身。羈官署。無人接收。以至原信。又發還日本。前事姑且放在一邊。但是妹既。然養病在家。何以又爲防營捕獲。誣成黨人。幾乎姊弟一齊受戮呢。鳳琴嘆道。這禍事。從天外飛來。其初我原也不知道。內中緣故。後來軍營派兵到舍間的時候。內中有個人。我是認得的。便是當初在九江誣害我們的那個蕭楮卿。他百般的指瑕索瘢。你想不是他興的大獄是誰呢。阿祥聽畢。不禁怒髮上指。拍掌叫道。哎呀。這厮可惱極了。妹妹可曾將這事告訴竹筠。他們千萬不可放這厮逃遁。鳳琴嘆道。小人奸狡。本自性成。他雖有害我之心。我却無捕他之念。當時匆匆。曾向錦文姐姐說了兩句。至於他們辦國家大事。要緊這些些小醜。可捕則捕。不捕也就罷了。我今日算是虎口餘生。凡百事件。均已灰心。此後將欲屏絕社會交際。聊盡父母孝養。茫茫世事。思之實可胆寒。我由是轉多了一層閱歷了。（雖時解脫之語。我知阿祥此時定不願聞。）兩人剛在這裏談心。壽琴也摸不著頭腦。只營把眼來望著他們。一會兒早有間諜飛奔近岸報告。

他們防營業已反正係是營裏軍人的運動並不曾有劇烈的戰事阿祥聽了大喜鳳琴便起身詢問著母親可曾出營那個間諜回說此事却不知道說畢又如飛的去了壽琴站起身子向他姐姐說道我們老坐在這船上也不是事姐姐何妨讓我進城去探聽母親消息鳳琴點點頭說這也使得但是你年紀輕此時防營雖說反正然而事機倉猝變動無常你一個人單身前往我在此也不放心不如我同你一齊去走一踰說著便擬起身向阿祥告別阿祥這時候遇見鳳琴好似半天裏得了一顆無價明珠一般在他心裏設想能同鳳琴多坐一會便可以償還這大半年以來的無限相思領略色香癡魂欲化猛然間聽見鳳琴要走不禁嚇了一跳忙攔着說道在我的愚見竹筠夫婦既然命人將妹妹們送得上船他們定然在城中粗糶擺擋一切趕得回來同妹妹們敘話若是妹妹們此刻竟自不別而行萬一他們回船未免大失所望還要怪我不能款留妹妹們在此暫息況且已經有了防營反正是消息料想葉小姐

第一件定要安置伯母。或竟送伯母回了公館。亦是意中之事。我替妹妹們設想。不如稍待片刻。我再差幾個兵士向營裏打探葉小姐他們幾時回船。再定行止。鳳琴見阿祥這話也自有理。便應允了。依然同壽琴款款的並坐下來。阿祥大喜。隨即跳上船頭。正待指揮兵士們上岸去迎接竹筠夫婦。內中有個兵士忽然用手指着岸上。告訴阿祥道。馮先生你看。敢是軍長回船了。不見城門外邊已簇擁出一枝人馬。麼阿祥凝睛向遠遠看去。果然遙見數里之外。隱隱綽綽飛出兩面白旗。還有許多女兵。前後左右捧着一騎駿馬。馬上坐的想就是錦文。眨眼之間已如飛的離江岸不遠。如茶如火文字寫來好看煞人。及至到了面前。不是錦文是誰呢。軍隊後面還反綁着一個人。犯阿祥其時已迎得進前。錦文含笑望著阿祥。說道。馮先生我替你尋出一個人來了。你們可曾會著這厮不曾。阿祥尙未及答應。錦文遙遙看見鳳琴立在艙口。忙跳下馬跨上船。一把扯著鳳琴的手。笑說道。我們且向艙裏坐着談心。好在此時省中的。

事業已大定。竹筠停一會子也。該回船。還告訴妹妹一件事。師母在營安然無恙。愚姊已命昨天伏侍妹妹的那個郁王氏。妥慎將師母及小妹等送回公館。請妹妹放心。鳳琴聽畢不禁潸然流涕。深深的向錦文行了一鞠躬禮。說道：「救護深恩。闔家感戴大恩。不謝妹妹此刻也。不同姐姐虛謙。只是妹子急於回去見家母一面。又因為姐姐不會回船。不敢擅自行動。姐姐又值軍務倥傯。刻無宵咎。稍待幾日。等大局平靜。妹子擬薄治樽酒。借敘離悰。想姐姐素來愛我。定不見却。妹子不便久留。就此告辭。」錦文笑道：「自家姊妹原說不到報恩的話。且暮之間。愚姊也要敬造尊潭。登堂拜母。那時候再同妹妹聯床清話。稍慰數年來的相思。至於妹妹此刻還未可過返公館。倘有件要事。靜待妹妹發落呢。說着用手向岸上一指。說妹妹你看我綁得來的那個人。你可認識他麼？」鳳琴順著錦文所指。向外一看。原來那個蕭楮卿已被兵士將他縛在一株大垂楊樹下面。面色如土。殼棘可憐。一宛然鳳琴縛在刁老太婆門前模樣。佛家因果之說。



不我欺也。一鳳琴嘆道：「這厮委實可惱，設成坑阱，既陷我於九江，遍佈謠言，又逼人於梓里，妹子兩次性命幾全爲這賊子所害……」說到此，又笑道：「天可憐我，則個却好當初便結識了兩位姐姐，第一次既爲娉姐姐所救，第二次又爲姐姐所救，畢竟不知道這厮與我有何仇恨，處心積慮，必要置我於死地，真個令人莫解其意。如今既爲姐姐所獲，姐姐斟酌看該怎生辦，便怎生辦罷了。又何須待我發落呢？」錦文笑道：「這意思轉不出竹筠所料了。竹筠在營時候，便擬將這厮立時正法，是我攔著不肯，必要交給妹妹待妹妹親自動手，廓如臍腹，不燃董卓之油燈，大好頭顱，須漆智公之飲器，庶幾稍洩妹妹心中憤懣。照妹妹這一番說話，豈不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麼？」鳳琴也笑道：「姐姐的話又未免深文周內了。承姐姐盛愛如此，關切妹子，妹子異常感激，但不過妹子年輕胆小，實不敢手刃這厮。既然姐姐如此說法，我却有個主意，擬倩一人庖代說著笑指阿祥道：「他也曾經受過這厮蹂躪，此刻姐姐可命他行刑。」

以爲何如。錦文笑道：「也好，也好。」又向阿祥說道：「馮先生，你可聽清楚麼？鳳妹妹有令命你去鎗斃這厮。你同鳳妹妹是一齊經過患難的鳳妹妹的仇人，便是你的仇人。你還敢做這事不敢……」阿祥先在船上聽見鳳琴說起前後事迹，業已義憤填膺，恨不立時撲殺此獠。及至見錦文回船，軍隊後面綁着一个人，心中已猜是蕭楮卿。又聽見鳳琴不肯殺他，轉有釋放他的意思。心中老大不以為然。此時聽見鳳琴命他行刑，又解得錦文說的話，句句都含着自和鳳琴是同福共命的語氣，不由從腳根底下一直酥麻到頭頂上面，直喜得眉花眼笑，忙連聲答應道：「可以，可以。」我情願替小姐出力說着，便向船上站的兵士問手鎗在那裏呢？這時候便有一個兵士遞過一桿五子鋼，極鋒利的手鎗，連子彈都替他安好在裏面。阿祥拿在手裏，又笑向那個兵士問：「怎麼樣？才可以開放那兵士又一一的告訴他，他覺得這鎗沈甸甸的，著實用足了氣力，才將他提在手中，一路跳上岸去。看的人沒有一個不掩口而笑。蕭楮卿此時雖然綁

在樹上他也拿着眼睛偷看船上的舉動及至看見阿祥拿着手槍向自己身邊走近知道是要來殺他的只嚇得渾身抖戰連那許多柳葉都隨着他擺動起來兵士以及路上的閒人都圍攏着左右看望只露出他背後一條道路是防着槍彈透出來的意思（用筆微細凡作小說此等處最宜留心）阿祥走至蕭楮卿面前用手指着他罵道你這廝認得我麼我便是在九江同你會過面的提起來你應該也還記得那時候你要看顧我們同鄉的交情就狠不該下那般毒手誰知你奸心不死跑回蘇州又無緣無故來害韓小姐韓小姐怕污了他的手腕不肯來結果你的性命特地命我來了結你這廝你此時心裏可懊悔不懊悔你死後若是記仇只須來尋我姓馮的須知不與韓小姐相干……錦文同鳳琴姊弟都站在船頭上看他行刑忽然見他這般咬文嚼字的只管同蕭楮卿講話都覺得十分好笑錦文高聲說道馮先生快快了結這廝罷不須耽擱時候韓小姐他們還趕着回公館裏去呢阿祥聽見這話才緩緩

的將小槍拿在手裏試了輕重。又用手將關振攀得一攀。蕭楮卿便吃一嚇。又不見有彈子出來。如此凌折。真穀楮卿消受。眼見阿祥又去攀那機振。只瞑目待死。忽聽得韃的一聲。果然有一顆彈子從耳邊插過去。不知飛到那裏去了。犯人身上並不曾損傷毫末。看的人哄然一聲大笑。阿祥又羞又急。深恐鳳琴笑他沒用。一買大夫射雉。其妻始笑始言。阿祥恐鳳琴笑他沒用的。心亦爲此甚矣。世之欲得美婦者。其可無一技之長也哉。一重行抖擻精神。將槍管准對着蕭楮卿心口。細着眼睛。一彈擊將出去。果然中了。只是偏得些兒。却好打穿過蕭楮卿右肋。不曾致命。蕭楮卿疼得要死。呿牙咧嘴。楞起兩個白眼珠。兒望着阿祥喉管裏。只有出的氣。沒有進的氣。形狀十分難看。嚇得阿祥攢下鎗。沒命的向船上躲避。兵士們還只管喊着。不會死呢。須得馮先生再結果他。一槍阿祥那裏敢答應。只管望着鳳琴。他們伸舌頭笑道。這廝好生利害。我這幾槍也就算是極准的了。都被他躲閃過去。這還了得。我怕極他那雙毒眼睛。

臨死時候還這般滑碌滑碌的向人做鬼臉兒。這幾句話轉把錦文說得大笑起來。說道：這厮幸虧還綁在樹上呢。馮先生這樣極准的鎗，他還會躲閃。若使馮先生拿槍去同敵人打仗，怕敵人更會躲閃。包管馮先生極准的槍一槍也不能命中阿祥也。知道錦文是拿話打趣，他也不敢辨駁，只依依的站在鳳琴身後，引得鳳琴也微微含笑。大家剛在此處說話，竹筠全隊早已出城飛也似的馳至江岸。竹筠一眼看見有許多圍攏在一株垂楊樹下，便詢問緣故。兵士們上前，便將適才情事稟報。竹筠得知竹筠笑了，笑說道：可憐這厮疼痛的這般樣兒，不如早早了結他罷。省得他在此受罪，說着便伸手從腰裏掏出一枝極短極快的手槍，坐在馬上欠了欠身。衆人只看見一道青烟，那彈子已從蕭楮卿腦袋上直穿過去。竹筠將手一揮，分付手下兵士將這厮尸骸拖向荒野間埋了罷。這才跳下了馬，含笑上船。同鳳琴姊弟見禮。鳳琴自然有一番道謝的話，正不消絮說。錦文便問竹筠今日同程撫台有無接洽。竹筠道：程公爲

人極其豁達。彼此相見之下，承他盛愛，極其推崇。擬將全省軍政歸我節制。他意欲解組歸田，以娛晚歲。我是堅執不允，勸其勉爲民國效力。一俟大局果然平定，再遂其初志。遁迹林泉，也不爲晚程公已經允諾。但是此時沿江一帶，算是已經全行光復。惟有江甯省城未下。大家集議，擬合皖浙閩粵各省兵力，直薄石頭。程公又慮到蘇垣新克，雙統領又已在逃。萑苻隱患，在在堪虞。非有坐鎮之人，不能保治安而弭隱患。竭力勸我不可遠離。我想各省聯軍，旣已全趨甯省。我們蘇州一處，不可無一枝軍隊襄助。爲理我旣不去，急切又覓不出一個人來替我提一旅之師，建此功業。……竹筠說着，只顧用手在頭上搔來搔去。把眼來向船中回環顧視。此際已走過一個人來，向竹筠鞠躬說軍長身負重任，自然不可遠離。小弟不才，願執干戈以衛社稷。勉從諸軍之後，或者託庇神威，少建微績。未知軍長肯俯如所請麼。……竹筠看去，原來便是阿祥。尙未及答應，錦文早在一旁笑道：馮先生極准的。鎗公然要向石頭城下賣弄去了。只

是南京軍隊都是勁敵未可輕視比不得將人綁在樹上可以讓馮先生隨意揮擊的阿祥掉轉頭來也向錦文笑道小姐這話差了雅歌投壺可以臨戎羽扇輕裘偏能摧敵自古以來白面書生運籌帷幄決勝千里的正自不少小姐倒未可長敵軍之威風滅自家之銳氣……竹筠笑道你們且未可互相爭論我却有個主意馮先生此次隨著我們千里返國若不使他立功顧此鬚眉固然有負民國卽他日歡聯秦晉我們亦何以對素君老伯好在馮先生雖然平素未嘗研究軍事然而他的才略是我素來傾佩的此番提兵遠行我擬令馮先生坐鎮軍中至于指揮一切便勞夫人陪著一行以爲何如錦文笑道軍長有令敢不順從願隨馮先生鞭鐙（口角風趣文情絕妙）竹筠見錦文肯答應了十分歡喜更回頭笑向鳳琴說道小姐如若高興何妨也同去走一趟呢但是兵情危險從否悉聽尊便鄙人却不敢相強……鳳琴先前聽見阿詳願去立功芳心中暗暗快慰本就有心隨着同往不意後來又聽見竹筠說出歡聯

秦晉的話來自己轉形羞愧只把個頭低下來坐在一旁噤不言語此時忽然聽見竹筠問他同去破敵的話不覺轉又觸動自己雄心好在他們此時女孩子的程度不像前此一味的靦靦至於阿祥的情事又沒有明揭其旨且不必拘此痕迹遂立起身來向竹筠說道願隨錦文姐姐麾下聽候調遣壽琴見這光景也自高興便也跟着要去竹筠笑道好極好極我們就照此辦法韓小姐同令弟今日可先回家向伯母申明此事蘇垣寧省不過一江之隔況我們民軍兵力衆多宵城指日可下我在這裏就眼盼報捷旌旗了說畢又望着錦文道我還有一件懸心的事令姊錦雲眷屬都居漢上此次民軍舉義固然鷄犬不驚人民安堵然而清廷臣宰未必遂肯甘心適才在撫署裏已得密報說是隆裕太后擬召袁世凱出山組織內閣袁氏素號知兵萬一派遣北方軍隊由河南長驅直下武漢三鎮其勢岌岌可危保不定沒有一番劇戰我看你身雖在南定是心懸兩地如今同你斟酌我想寫一封信給素君老伯請老伯在黎



都督那裏乞個事假便順道挈令姊眷屬南來我心裏還有一件要緊的事須同老伯面談……說到此處便流目回視鳳琴和阿祥他們這時候大家都知道他這話中的用意只引得錦文掩口吃吃的好笑阿祥是低頭無語惟有鳳琴真個坐立不安便趁這個當兒攜着壽琴的手站起身來向竹筠夫婦告別說回家摒擋一切專候錦文姐姐的行期一同出發竹筠也不便再留遂同錦文雙雙送至艙外命人備好轎子差了幾名兵士護送他們逕回私宅竹筠回艙坐定又對阿祥說消願你去馬到功成所謂既有三軍之懼又有桑中之喜總在此行決定了阿祥稱謝不迭竹筠又道船上非駐兵之所我們立刻都向營中聚齊還有一事奉託此番舉事據云華僑熱心贊助祖國所出軍餉狠是不少想起我那表妹當初曾有言見囑說是義軍大舉如乏糧餉他在美國願相助爲理請先生趕快替我寫一封懇切的信報告這事還要乞求他匯兌幾十萬銀子稍助我們用度此事斷然不可遲誤要緊要緊（此等處並非閒

文緣金娉娉亦是本書重要人物，借此補敘前事，始覺一絲不漏。阿祥一一答應，又接着問道：武昌的信也不宜遲，我便一齊料理了。（寫信給娉娉是賓寫信給韓素君是主，慨然擔任，不假遲移，又見阿祥別有用心，使人忍俊不禁。）

竹筠笑道：這個自然。儘明天早間將兩封函札交給我，我便由我那裏蓋印分寄罷……自此以後，各人分頭去辦事，是時已屆冬月中旬，各路攻寧軍隊陸續齊向南京進發，錦文同鳳琴等先前本擬隨同阿祥軍隊出發，後來因爲上海女界有組織女子北伐隊的舉動，竹筠便改了宗旨，命郁金標同壽琴在阿祥帳中襄辦軍務，囑錦文等逕自赴滬，同女子北伐隊接洽，鳳琴得了這個消息，異常歡喜，究竟免得同阿祥在一處，各事不便。（情事詭譎，處處出人意外。）

所有江寧戰事自有民國正史可以查考，與本書無關的事跡，在下這一枝筆也不必替他們鋪張揚厲（數語略去，筆墨何等乾淨）且說竹筠自將寄給素君的信發送武昌，素君已知他們大功告成，兼出自他女弟子錦文之手心。

裏異常歡喜。果然便在黎都督面前請了事假。連夜同老蒼頭趁輪東下。到了家中。和薛氏相見。薛氏此番同素君會面。覺得經過患難。幾乎性命不保。少不得含悲帶咽。將前後事迹從頭至尾詳細告訴。素君又說鳳琴姊弟現在已各自從軍而去。兵機危險。我百般攔着他們。他們俱不肯相信。我也是沒法。素君也將在武昌被人誣陷緣由。略略告訴了薛氏一遍。次日便親自到民軍大營裏去拜謁。俞竹筠竹筠見素君回鄉殷勤接見。延素君到自家一座密室裏。彼此坐定。素君先向竹筠拱手稱謝他保衛鄉里之功。竹筠笑道。晚輩何功之有。此次義軍東下。在晚輩私見。料定必有一番劇戰。雖然人心傾向共和。彼統領旗奴斷不能負隅相抗。然而炮火無情。難分玉石。金閭繁華之境。苟經兵燹。元氣必傷。豈是我輩興師初意。詎料老伯愷澤在人。修德獲報。竟自秋毫不犯。克奏膚功。萬一論功行賞。老伯當膺上爵。愚夫婦不過替老伯稍効犬馬之力。何敢貪天之功。以爲功呢。素君此時聽了竹筠一番謙遜之語。竟自茫然莫解。正

待辯白竹筠已知道他這意思忙又說道晚牛適才的話在老伯初時聽着必疑晚輩故意謙遜待晚輩將這其中情節詳細告訴老伯便知晚生這話不是虛講了說着便將郁金標的事迹一一陳明給素君聽素君始猶茫然不解想不起這郁金標畢竟是誰想了一會才拍手笑道哎呀這人原來就是當初被他劫奪的那個鐵槍郁四你想天下事從那裏去瞞人當年我因爲一念之慈念他是英雄末路慨然解囊相贈後來被他一頓痛打還儘我身上所有都被他劫去我方且恨着世路崎嶇人心奸險由是灰心世故入山必深誰知今日竟還受他的好處足見救人救澈我不負他他亦斷不負我然而却亦不可一概而論我於這郁四不過萍水相逢所贈的也不過始則一串銅鈔繼則金表戒指算來也只有有限我還告訴你一個人這才叫人作嘔呢這人說來你也知道就是阿祥的父親馮子澄了論他同我的淵源因爲當初我曾在他老人家手裏受過業的我們業師故後身後蕭條他攜着兒子流寓漢皋單寒無告

那時候鳩形鵠面，瑟縮堪憐。和我同門的，還有一位甘海卿。海卿就不肯顧他。我是十分熱心，囑他住在我的寓裏。至於阿祥，飲食教誨，全是我一手經理。這件事雖算不得甚麼大恩，然而以我這寒士，顧念故人自信，算是對得住他了。誰知他後來便因爲阿祥失散，還同我提起訴訟，冤我害了他兒子性命，簡直要置我死地……竹筠怒極，不由拍案叫道：「這厮竟如此可惡！若是碰在我手裏，我不用手鎗將他擊斃，同那個蕭楮卿一樣辦法，安能洩我胸中之氣！」（隨手生發，處處補寫，一絲不漏。）素君驚道：「蕭楮卿怎樣？」竹筠道：「老師原來還不知道這事，遂將前此事迹一一告訴。」素君嘆道：「說起來，真是善惡分明，果報不爽了。」我還記得當年我救郁四的時候，便是那姓蕭的苦苦攔着，說是郁四設局騙人，與其資助他轉不如將這一串錢借給我用度。我將信不信，後來喫了虧，我還稱讚這姓蕭的有知人之明。又那裏會猜得到他們結局各各不同呢？至於你，適才說要用手鎗擊斃馮子澄的話，說來益發可嘆。如今是不用。

你拿槍擊他。已有人替你用了竹筠笑道。怎麼竟會有這樣的事。請老師快說出來。讓我歡喜。素君嘆道。他誣我在獄。後來幸虧老奴替我剖腹。鳴冤。被木廉訪得知。有心平反。此案不料武昌就在這個當兒。義軍舉事。曾蒙都督不棄。召我入署襄辦文牘。這宗案卷也就算得是無形消滅了。我雖在軍書旁午之中。也時時差人訪問。這馮子澄一個下落。並不因為要報他的仇恨。正因為防他飄流客地。究竟如何結局。狠不放心。誰知這厮不度德不度力。忽然聯合他那些狐羣狗黨。聞得便有苗子六同婁鐵夫一千人。異想天開。竟自從省裏連夜馳往孝感縣。假冒民軍佔據電局。驅逐知縣。便擁着婁鐵夫做了孝感民政長。苗子六充內務科科長。馮子澄便當祕書。搜括民財。無所不至。凡有一切訟事。惟利是視。孝感一縣的百姓怨聲載道。人人想生啖其肉。（當時若馮子澄一般人。正自不可勝數。而必大書特書孝感縣者。蓋以見此書歸本教孝也。不可不察。）當地有個巨紳。名字叫做羅天才。他其初也想謀佔民政長位置。又

因。爲。馮。子。澄。口。稱。奉。的。都。督。命。令。他。遂。不。敢。驟。然。發。難。後。來。打。聽。出。他。們。全。是。質。鼎。由。羨。生。妬。由。妬。生。怒。也。暗。暗。連。合。他。手。下。黨。羽。以。及。地。方。上。素。有。的。衛。隊。便。在。前。月。下。旬。趁。黑。夜。裏。竄。入。縣。衙。立。時。將。苗。子。六。同。馮。子。澄。亂。刀。砍。死。後。來。便。將。婁。鐵。夫。拖。到。街。市。上。拳。足。交。下。打。得。遍。體。鱗。傷。才。將。他。饒。了。一。條。性。命。婁。鐵。夫。沒。命。的。逃。回。省。城。報。告。這。事。（此。爲。當。時。官。紳。爭。權。時。代。暗。無。天。日。言。之。駭。然。）我。其。時。適。在。署。裏。得。此。消。息。震。駭。非。常。又。念。此。種。殘。殺。之。風。斷。不。可。長。旋。卽。稟。明。都。督。謂。苗。馮。二。人。假。冒。民。軍。遂。官。佔。署。本。有。應。得。之。罪。既。已。被。害。應。無。庸。議。惟。是。羅。天。才。目。無。法。紀。亦。不。可。不。嚴。加。懲。辦。立。時。遣。發。軍。隊。已。將。羅。賊。捕。獲。同。婁。鐵。夫。一。齊。下。江。夏。模。範。監。獄。大。約。也。不。免。一。死。（紛。紛。結。束。佈。置。得。法。）我。想。馮。子。澄。這。人。本。無。智。識。徒。以。嗜。利。心。重。屢。蹈。法。網。不。自。悔。悟。此。次。殞。命。咎。由。自。取。原。不。足。惜。只。是。阿。祥。得。此。消。息。未。免。難。以。爲。情。此。時。他。既。身。在。軍。中。且。緩。告。訴。他。亂。他。方。寸。竹。筠。你。看。我。這。主。見。如。何。竹。筠。笑。道。老。伯。所。見。極。是。

自當遵辦。但是老伯剛才提起阿祥，我覺此子爲人賢明，英武迥乎與乃翁不同。所謂頑淫瞥眚，乃生虞君，騁角犂牛，無慚冉有，況且他感恩戴德，對於老伯令媛，加意護持，從千辛萬苦之中，經死別生，離之慘，其情可感，其意可矜。晚輩不揣冒昧，意欲向老伯座前，忝居媒妁，萬一老伯俯允，則卸甲歸來之日，卽射屏中選之時，但未審老伯意下，何如？素君笑道：好極好極，我當初對於此子，久已有意，結爲婚姻，徒以小女嬌憨，屢梗父命，是以遲遲未決。他們此番經過，許多患難，想小女心中，也不至仍然冰炭。就請老賢姪代爲撮合，好在錦雲亦已同鄙人東下，他的郎君，姬玉盡室偕行，我明天補兩份請帖過來，便請老姪同姬玉爲媒，以了向平之願。不瞞老姪，說目前時勢固未許儘抱悲觀，然而便謂可以樂觀，亦屬未必。我自己知道，自己汲深綆短，不足以任大事，所幸賦性恬淡，既不與人爭利，又不與人爭名，雖承黎都督不棄庸材，引爲臂助，却時時自防隕越，有負知己。此次旋里，雖係請的事，假其實，我寓中有些薄薄琴書，早已



囊。括。而。歸。不。更。作。出。山。之。想。故。人。甘。海。卿。却。與。我。同。一。懷。抱。日。前。江。干。握。別。他。也。曾。告。訴。我。不。久。也。就。挈。眷。南。旋。卜。居。湖。上。我。已。將。積。年。微。俸。交。給。了。千。金。與。他。託。他。替。我。小。築。茅。屋。三。椽。意。欲。做。個。沮。溺。偕。隱。我。這。話。祇。可。告。訴。老。姪。若。是。被。那。些。少。年。志。士。聽。見。定。許。罵。我。放。棄。權。利。獨。善。其。身。損。失。了。公。民。資。格。咳。老。姪。老。姪。我。有。一。句。不。達。時。務。的。話。在。專。制。時。代。斷。送。中。國。的。既。在。官。吏。此。後。共。和。時。代。斷。送。中。國。的。必。在。公。民。（慨。乎。其。言。聲。情。激。越。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若。謂。山。膏。善。罵。夫。豈。其。然。）我。何。以。說。這。話。呢。果。以。國。利。民。福。爲。前。提。則。公。民。可。卽。官。吏。亦。何。嘗。不。可。若。以。營。私。結。黨。爲。目。的。則。官。吏。可。恥。卽。公。民。亦。何。嘗。不。可。恥。國。運。衰。頹。挽。回。無。術。官。吏。卽。公。民。之。前。身。公。民。亦。卽。官。吏。之。變。相。嗟。乎。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種。口。頭。禪。語。竊。恐。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你。想。我。這。一。介。書。生。無。拳。無。勇。死。無。濟。於。世。生。無。益。於。時。叫。我。不。絕。人。逃。世。還。有。甚。麼。法。子。呢。（滿。腔。塊。壘。刺。刺。不。休。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已。）這。時。候。惟。有。留。雙。影。先。生。

與高采烈在前清時候已運動得了同知此時正夤緣當道諸公位看將來他是大清國可亡他的官階不亡這種手段這種才情自是天之稟賦各有不同我是望塵不及的即以那個留學生芮大烈而論他自經香師提參之後他有本事跳入北京居然又投効入陸軍部裏不日將可大用據云不久將有北兵南下攻打漢陽正是他在軍中參贊一切呢（既結甘海卿又結留雙形又結芮大烈是好佈置）這幾個人不過同我或有縞紵之歡或有杯酒之雅是以不能忘情至於以外還有許多偉大人物日逐紅塵建立工業此次兵戈四起滿地瘡痍小民則苦不聊生却轉做了這一班人升官發財的捷徑我還有甚麼可說呢我不怕老賢姪兒怪老賢姪做了這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可謂既不負國且不負民然而苟有時機還當急流勇退萬一以爵賞爲可喜以富貴爲可歆此心不能質神明卽不可以白天下爲功爲罪疑是疑非全恃老姪一心鄙人正無須曉舌了……這一番話把一個生龍活虎的俞竹筠說得通身汗

下。條。的。起。立。身。子。向。素。君。深。深。叩。謝。適。才。還。覺。得。坐。在。軍。帳。裏。有。些。顧。盼。飛。揚。此。刻。宛。然。坐。着。針。毡。一。般。立。又。不。是。坐。也。不。是。講。話。又。不。是。恨。不。得。隨。着。素。君。一。齊。歸。隱。才。好。素。君。也。覺。得。他。這。意。思。又。用。好。言。安。慰。了。一。番。又。漸。漸。說。到。鳳。琴。婚。事。上。說。一。俟。阿。祥。奏。凱。回。來。便。正。式。行。結。婚。儀。節。竹。筠。連。連。答。應。素。君。怕。他。軍。事。紛。繁。遂。卽。告。辭。出。營。竹。筠。殷。勤。送。至。營。外。不。提。不。多。幾。日。竹。筠。已。接。得。漢。陽。失。守。消。息。兀。白。愁。眉。不。展。却。喜。得。漢。陽。雖。失。北。軍。就。此。按。兵。不。動。同。黎。都。督。相。持。不。下。一。日。自。己。騎。着。馬。親。自。到。素。君。住。宅。拜。訪。素。君。兩。人。正。在。廳。上。啜。茗。閒。談。素。君。便。告。訴。他。道。外。邊。消。息。說。攻。宵。諸。軍。已。經。得。手。不。知。老。姪。那。邊。探。報。如。何。竹。筠。道。據。報。近。日。戰。事。確。甚。佔。勝。利。但。能。否。攻。克。恐。還。不。是。旦。夕。間。事。兩。人。正。說。着。忽。然。營。裏。有。人。馳。馬。前。來。告。捷。說。南。京。已。經。攻。破。了。竹。筠。大。喜。不。禁。額。手。稱。慶。笑。道。我。們。西。失。漢。陽。東。得。宵。省。不。爲。全。輸。銳。氣。自。是。民。國。之。福。素。君。笑。道。漢。陽。之。失。未。足。爲。慮。以。北。軍。之。勁。果。然。逕。攻。武。昌。不。難。破。竹。而。下。觀。其。

遲遲不動。其中定然另有用意。不出旬日。包管還有極可喜賀的事。相繼而至。賢姪且等着罷。竹筠此時信服素君儼如神明。聽着他的說話。深信不疑。當即辭了素君。回營專料理犒賞攻甯軍隊去了。又過了幾日。阿祥同壽琴、郁金、標全隊已經入城。報告攻寧時一切情形。又說目前孫君逸仙已回中國。此時住在省城。將軍署裏組織南方政府。所有已經光復的各省紛紛派遣重要人物成立議院選舉議員。今年陰歷十月十三便改爲民國元年。陽歷正月一日已通示全國。還有一件可喜的消息。聞說北方將帥聯合多人聯名要求清帝退位。不日定可實行。竹筠聽了非常歡喜。又重重慰勞了阿祥。一番壽琴別了他們。回家竹筠重又將阿祥延入私室。告訴他素君業已返里。婚姻之約已經允許。不久當行婚禮。阿祥含羞稱謝。竹筠又將素君說的他父親身死的緣故。緩緩告訴阿祥。阿祥免不得痛哭一場。回入自家軍帳。改換素服。次日便臨江遙祭。剪紙招魂。粗粗佈置。妥貼。逕自來見素君。晤談之下。免不得將別後情形。彼

此敘述了一番好在鳳琴此時尙在上海素君便略略提到婚事一節阿祥以爲父喪在身似乎不容提議此時素君也點頭稱是薛氏已經知素君欲將愛女嫁給此人遂潛身屏後悄悄的偷看阿祥本來阿祥生得一表不俗此時又見他渾身穿着軍服英姿颯爽兀自暗暗歡喜又有娘姨告訴他當初這馮少爺對於小姐如何親昵小姐對於馮少爺如何冷淡後來幾次三番小姐的性命被人陷害又被馮少爺救護得以保全後來畢竟因爲偷偷的隨着老爺同小姐在輪船上險些送了自家性命以後小姐方才感激馮少爺知道馮少爺待他的好處太太你還不知道秋間小姐的病全是爲的馮少爺而起呢不過我們是下人小姐又不曾說出甚的我也不敢將這意思稟明太太這一來可算彼此都完了心願我替馮少爺同小姐歡喜不盡但不知小姐的喜期在老爺的意思預備揀在甚麼日子我看愈速愈妙這一杯喜酒我是忙着要喫的薛氏笑道你忙甚麼呢你不見馮少爺戴着他父親的孝在這三年以內不知

可許議到這件事。不會娘姨伸了伸舌頭笑道：「哎呀，如何可以還等三年以後？目前時事兵亂荒荒三年以後，還不知弄到一個甚麼田地。依我的愚見，太太還該同老爺商議商議，早早將這件事完結了。爲是薛氏聽了點頭，無語果然。當晚便同素君斟酌，素君亦深以爲然。次日便又前去會晤竹筠，告訊他要替鳳琴正式結婚的事。竹筠笑道：「據馮先生冠冕的言語，自然要候先人服滿，然而以時勢而論，却又未可拘執成見。況此時南北未曾統一，祇須度過今年殘臘，少不得還要組織北伐隊。那時兵連禍結，尙不知幾時可以平靜。將這事早早完結了也可以了。結一樁心願，我替老伯設想最好，便在明年陰歷元宵佳節，人月雙圓，不知老伯以爲何如？」素君笑道：「此議最好，就這樣辦罷。但是阿祥此時子然一身，並無家室，婚姻一節自然入贅舍間。鄙人有一句不揣冒昧的話，現時令親姬玉已卜居此地，乞代向錦雲小姐商酌行禮日期。阿祥須借在他們公館裏暫住舍間，屆時用官輿去接，只是打擾令親地方寸心深抱不安。」

竹筠拍手笑道：「好極好極！彼此通家，老伯正無庸如此謙遜。料想舍親他們聽見老伯這話，無不樂從之理……」兩人計議已定，素君隨即回家，將此事告知薛氏。薛氏也自歡喜，便命娘姨同老蒼頭往滬去接鳳琴返里。錦文知道這事，也便陪鳳琴回轉蘇州。却好年底清廷實行遜位，南北漸有和平解決佳象。竹筠循例將光復蘇州攻下寧省的出力人員呈報南京總統府論功行賞。馮守敬已授爲陸軍少將，郁金標同壽琴亦各授陸軍上校營中自有一番熱鬧。轉瞬之間，婚期已屆。素君家雖寒素，然以鳳琴爲其長女，又係夫婦所最鍾愛，是以雖當兵戈倏擾之際，一切婚儀自必不肯草草。這一天的鋪張揚厲，踵事增華，闔宅懸燈結綵，賓客如雲。竹筠又替素君請了程撫臺爲鳳琴他們證婚。午後四時，行正式結婚儀式。竹筠偕姬玉爲介紹人，替新人交換指環。女賓有錦文、姊妹爲鳳琴添粧，並進鮮花，懸諸胸際。男女來賓見新人如玉，各各豔羨，不置筵席。既能送新人雙雙入洞房，一切俗禮自不消贅述。阿祥從幾經患難之

中得遂。生平之願。更形容不出。他心中無限快樂。鳳琴感恩報德。紅綃帳裏。翡翠衾中。自然不似當初冷淡對待。阿祥光景。作者不曾身當其境。無從描寫。其神態。惟有代信爲美滿姻緣而已。三朝既過。謁祖禮成。鳳琴這一晚裝束。華好擁爐危坐。娘姨立在一旁。捧進香茗。魚更三躍。夜漏沈沈。忽然看不見阿祥踪跡。鳳琴微啓硃唇。向娘姨詢問。娘姨笑道。晚膳罷後。尙見姑爺在房裏坐着。如何這一會忽然不見進來。也是睡覺時候了。老爺同太太想都安寢。料想姑爺不會在內室裏勾留。真是奇詫。鳳琴坐了一會。依然不見阿祥影子。芳心中未免有些驚異。更忍耐不得。輕輕叮囑娘姨出房尋覓。看他究在何處。娘姨含笑答應。揭起暖帘。探身出外。猛覺得嚴寒被體。不由牙齒抖得戰戰的。自言自語說道。哎呀。好冷。於是走到庭下。探頭窺視。祇見冰輪獻彩。天碧無雲。遙遙覺得一陣一陣的梅花香氣。直撲鼻管。猛然見那東南角上一座花園。面前依稀有一個人影子。在那裏轟然癡立。不禁嚇得毛髮森森。戴失聲問道。你是誰。可是姑爺。



不是問了兩聲再也不聽見。那人答應，娘姨大着胆子近前一看，不是別人，正是阿祥。只管望着，一株磬口素心的蠟梅發豔，娘姨暗暗失笑，用手推一推，只見他隨手而轉，依然不動。娘姨着急，更使勁去扯他衣袖，他也不理，嚇得娘姨怪叫起來，直向房間裏飛跑，聲氣急忿，向鳳琴說道：「不好了！姑爺瘋了一個人，獨站在一株梅花底下，滿身霜彩，也不覺得寒冷。我幾次推他，他都不理。我像個沒有知覺的一般小姐，快去瞧瞧他罷。倘若果然不好，還須趕緊去報告老爺，延請醫生來診治，才是道理。遲則恐防有誤。」鳳琴被他這一番話，雖不好意思露着聲色，那一顆芳心中，不由突突的跳個不住，免不得輕輕移蓮步一聲兒，也不言語，只隨着娘姨一步一步的走入花陰裏面。果然見阿祥還癡立在那裏，因為娘姨跟在身畔，不得不格外尊重，只低低的喚了一聲，說：「你這是甚麼意思？」老遠的守着這寒梅凍了，怎生是好？阿祥一回頭，見是鳳琴，不由癡癡的笑起来，說道：「你莫信娘姨的話。我知道他又該編派我癡顛了。其實我何嘗癡。」

顛。我。正。在。這。裏。別。有。會。心。呢。我。切。記。得。當。年。在。這。時。候。妹。妹。剛。從。葉。小。姐。那。邊。喫。酒。回。寓。晚。粧。半。彈。醉。頰。微。酡。在。房。間。裏。對。着。那。一。面。菱。花。寶。鏡。薄。施。脂。粉。我。自。知。沒。有。長。進。悄。悄。的。背。人。立。在。花。陰。之。下。偷。看。妹。妹。莊。束。把。我。都。看。癡。了。渾。身。被。寒。風。吹。得。戰。戰。的。通。不。覺。得。暗。想。像。妹。妹。這。般。人。才。將。來。不。知。那。個。有。福。郎。君。消。受。妹。妹。這。粉。妝。玉。琢。的。身。軀。想。到。此。處。我。就。不。禁。喟。然。長。嘆。那。裏。想。到。這。種。聲。息。忽。然。被。妹。妹。聽。得。了。隔。了。不。多。兩。日。有。一。夜。妹。妹。驀。的。拿。出。一。柄。潔。如。霜。雪。利。如。鋒。刃。的。寒。森。森。寶。劍。從。房。裏。平。躡。出。來。可。憐。嚇。得。我。那。時。候。魂。不。附。體。拔。步。飛。跑。誰。知。地。下。那。些。衰。草。枯。株。一。般。齊。打。夥。同。我。做。對。跟。跟。跄。跄。一。直。跌。出。東。角。小。花。園。牆。門。以。外。僥。倖。妹。妹。慨。發。慈。悲。認。出。是。我。便。掣。回。劍。鋒。不。忍。心。下。得。毒。手。如。今。回。想。起。來。猶。自。不。寒。而。慄。今。日。梅。花。無。恙。皓。月。依。然。雖。然。武。昌。同。這。姑。蘇。地。址。不。同。然。而。此。情。此。景。如。在。目。前。如。天。之。幸。妹。妹。今。日。居。然。竟。下。嫁。了。於。我。香。溫。玉。軟。是。前。生。注。定。姻。緣。錦。簇。花。團。願。有。情。皆。成。眷。屬。妹。妹。

知道。我。這。時。候。的。心。怎。生。個。歡。喜。呢。說。着。便。輕。輕。攜。了。鳳。琴。玉。手。使。勁。捏。得。一。捏。引。得。鳳。琴。望。他。睜。了。一。口。那。兩。片。顴。頰。上。不。由。一。朶。一。朶。紅。雲。直。管。湊。得。起。來。也。不。開。口。便。依。依。的。隨。着。他。走。入。繡。房。重。剔。銀。燈。下。垂。錦。帳。雙。雙。入。寢。不。知。道。他。們。今。夜。做。甚。麼。好。夢。去。了。（以夢字起，以夢字結，一部全書就此告畢）

俠鳳奇緣胡爲而作也。作者蓋慨想時事，上自政府，下至社會，往往有足使人浩然興嘆者。滿腔塊壘，若鯁在喉，欲吐不能，欲茹不得已，乃借一韓素君從人海之中，作厭世之想。由光緒末年，至民國元年，舉一二人物組織，以成此文。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未審讀者閱之，其意云何也。若謂佳人才子，自命風流，借鳳琴之嬌憨，寫阿祥之豔福，則猶皮相而已。原評

此一回文字，統束全書，既詳且盡，而隨筆敘來，錯落有致，又異常生動。嘗謂長篇小說，人物衆多，頭緒紛繁，欲作一收束，最非易事。舊小說於歸宿處，恒平鋪直敘，苦少精采，而時下流行之新小說，則其結穴處，又常顧此失彼，不

免遺漏。求如此書之亦賅括。亦簡勁。令人閱至終篇。猶醞醞有餘味者。蓋不可多得也。

阿祥鳳琴。自是書中之主。故必待此一對。有情人成了眷屬。而後論情事。始爲圓滿。論文字亦始可告圓滿。但猶是阿祥也。猶是鳳琴也。猶是娘姨也。猶是素心蠟梅也。猶是晚粧時候也。而苦樂懸殊。今昔異致。不獨書中人有離合悲歡之感。卽書外人亦有白雲蒼狗之觀矣。

獨鶴評

民國七年十月初版

俠風奇緣全集六冊

定價大洋貳元

著者 李 涵 秋

評校者 嚴 獨 鶴

印刷者 清 華 書 局

發行所 清 華 書 局

上海交通路

一百三十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分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坊

本局出版書目提要

● 枕亞四大傑作

玉梨魂

六角

雪鴻淚史

八角

余之妻

六角

雙鬢記

六角

● 四大名著

枕亞浪墨初集

七角

枕亞浪墨續集

九角

天嘯殘墨

八角

野鶴零墨

七角

枕亞病鶴  
杜宇合編  
上海畫報(月刊) 每二期二角

吳綺  
緣著  
反聊齋  
五角

枕亞  
編輯  
諧文大觀  
五角

枕亞  
新編  
廣諧鐸  
六角

我之史談  
六角

蔽廬非詩話  
五角

俞天  
憤著  
中國之偵探  
(印刷中)

吳綺  
緣著  
芙蓉孃  
(印刷中)

文藝遊戲場(月刊)  
每三期三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2 1191B

店  
85號  
162991  
2.00 64

2.00

# 小 說 季 報

第 一 集

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五 大 特 色

**宗旨正大**

本報以發揚我國固有國粹聯絡海內文士感情為宗旨小說為主

體雜文為輔助品文言多而白話少撰著多而譯述少

**人才薈萃**

主任者為著名小說大家徐枕亞先生每集有長篇全稿一種其餘

撰述者如李涵秋許指嚴周瘦鵲楊塵因蔣箸超徐卓呆吳雙熱貢少芹許塵父吳綺緣姚民哀俞天憤諸先生皆藝林碩彥著作等身且皆係本社特聘每集各有新著刊入非徒担虛名可比

**材料豐富**

每集有一百五六十頁計字三十餘萬言無體不備

**裝潢精美**

用上等瑞典紙印成外用布面金字洋裝精美絕倫

**贈品優異**

定閱半年實洋二元一角贈天嘯書聯一副全年實洋四元二角贈

天嘯書聯一副枕亞書屏幅四條是項贈品係請兩先生以上等宣紙手寫並非石印每冊郵費七分半掛號加五分

清 華 書 局 發 行